論語正義

論語正義卷七

寶應劉寶楠學

雍也第六

正義曰皇疏言古論以雍也爲第三篇此僞本不足據

集解

凡三十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注包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注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正義曰周官撢人注面猶鄉也人君嚮明而治故位皆南面鄭此注云言任諸侯之治與包同說苑修文篇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與包鄭說微異鹽鐵論殊路篇七十子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亦兼天子諸侯言之古人爲學皆以盡倫學也者效也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推之昆弟夫婦朋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卽莫不各有當學之事舍人倫無學也學修於己自能成物而得

勢以行其所學故能措施裕如中庸所謂道前定則不窮者也大學言格物致知而極之治國平天下夫治國平天下皆天子諸侯之所有事而列於大學之目此正言人盡倫之學若曰爲君而後學爲君爲臣而後學爲臣則當其未學便已廢倫一旦假之以權其不至於敗乃事者幾希孟子謂十志仁義不能殺一無罪此亦指天子諸侯言之故曰大人之事備矣大人以位言之舉位則德自見蓋德必稱其位而後爲能居其位故夫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位之差卽德之差其德能爲天子而爲天子則舜禹之由登脩尙進也其德能爲天子諸侯而僅爲卿大夫或僅爲上則孔孟之不得位以行其道也孟子云匹夫而有天下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荀子謂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勢者仲尼子弓是也子弓卽仲弓夫子議禮考文作春秋皆天子之事其答顏子問爲邦乘有四代之制蓋聖賢之學必極之治國平天下其不嫌於自任正其學之分內事也夫子極許仲平弓而云可使南面其辭隱其義顯包鄭均指諸侯劉向則謂天子說雖不同要皆通也近之儒者謂爲卿大夫不乘天子諸侯證引雖博未免淺測聖言文選思元賦注引論語摘輔像曰仲弓淑明清理可以爲鄉彼自爲文不足證

此

仲弓問子桑伯子注王曰伯子書傳無見焉子曰可也簡注孔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注孔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包曰伯子之簡大簡子曰雍之言然正義曰鄭注云

子桑秦大夫以公孫枝字子桑故爲秦大夫然左傳言子桑之忠知人能舉善並無行簡之事鄭此說未可據也莊子山木篇孔子問子桑雽云云與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云云釋文雽音戶木又作雽音于李云桑雽姓雽其名隱人也或云姓桑雽名隱釋文所載二說以前說爲是至大宗師篇言桑戶與孟子反琴張爲友楚辭涉江篇以接輿桑扈並舉雽戶扈音近通用與孔子同時漢書古今人表列於周顯王之世非也王逸楚辭注謂桑扈爲隱士與莊子李注同則通志氏族略以爲魯大夫者亦非桑氏伯字下子字爲男子之美稱上子字則弟子尊其師者之稱如子

沈子子公羊子之例楚辭云桑扈臝行王逸注去衣裸裎効夷狄也說苑修文篇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仲弓曰大簡此即孔子所指爲簡之事當時隱者多是如此仲弓正之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居敬則有禮文禮毋不敬也居敬即大舜之共己行簡臨民即大舜之無爲而治此足見仲弓成己成物之學與隱士有異說苑所謂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者是也朱子或問謂夫子雖不正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意仲弓默契聖人之微旨而分別夫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此說亦是皇疏此節與上章別邢疏則聯上爲一章說苑云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云云是以此節仲弓所言爲可使南面之證足知當日弟子類記不爲無意○注伯子書傳無見焉○正義曰王未考莊子楚辭說苑又不從鄭故云未見○注孔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正義曰皇本無孔安國

曰以可爲美辭非經旨。注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
正義曰爾雅釋詁簡大也寬大之治有似疏略毛詩匪風
傳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煩與簡相反夫子以居上不
寬爲不足觀則又言寬則得衆是亦尚行簡之意是故居敬
則有威儀可觀行簡則不大聲色於以化民民自能順帝
則又且用得其賢衆職咸理此居敬行簡之所以爲可也
若不能居敬而所行事又簡在己已無法度可守所行必
至怠惰或更放誕無禮斯臨民亦必綱紀廢弛而不可爲
治矣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注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淵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易移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正義曰說文㚔吉而免凶也從夭從屰夭死之事故死謂之不幸言不能免凶也短命者言顏子受命短也史記仲尼弟子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

髮盡白蚤死未箸卒之歲年家語弟子解始云三十二而死王肅注校其年則顏同死時孔子年六十一李氏錯尚史辨之云顏子卒於伯魚之後按譜孔子七十而伯魚卒是顏子之卒當在孔子七十一之年顏子少孔子三十歲是享年四十有一矣江氏承鄉黨圖考同臧氏庸拜經日記史記列傳但云蚤死夫五十以下而卒皆可謂之蚤三十一之文不知所本必係王肅僞撰公羊傳哀十四年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予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何休注天生顏淵子路爲輔佐皆死者天將亾夫子證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又喪記孔子世家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天史子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曰天祝予曰吾道窮曰吾已矣者皆孔子將沒之年所言故公羊春秋及弟子傳皆連言之則顏子之死必與獲麟子路死夫子卒相後先孔子年七十一獲麟七十二子路死七十三孔子卒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孔子七十顏子巳四十也又史記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以柩家語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之說尚不甚遠則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據論語顏子死在伯魚之後則孔子年七十顏子正四十也魯哀季康之問皆在哀十一年孔子反魯之後時顏子新卒

故聖人述之有餘痛焉案臧說甚核毛氏奇齡稽求篇孔氏廣森公羊通義並略同但與李鍇說差少一年今更無文定之也又案秦漢人說顏子卒年本多乖互列子力命篇顏子之才不出眾人之下而壽十八淮南子精神訓顏淵夭死高誘注顏淵十八而死後漢書郎顗傳顏子十八天下歸仁皆以顏子卒年爲十八此眞異說非可據也三國志孫登傳權立登爲太子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尙夭折況臣愚陋年過其壽亦以顏子卒年未至三十三則或與家語同未可知也皇本問下有曰字釋文云本或無以字即連下句讀兪氏樾羣經平議謂旣云以又云未聞好學於辭複此與先進篇語有詳略因涉彼文而誤衍以字當據釋文或本訂正。注凡人至復行。正義曰喜怒者七情之發凡人任情多致違理不中節也但喜雖違理無所傷害於人故夫子專以怒言之春秋言君子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是喜雖違理不失爲君子若怒則不宜違理也左宣十七年傳范武子曰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杜注易遷怒也蓋喜怒當其理謂之類類者比也若遷怒則不依其類而違理矣顏子好學能任道故善養其氣而幾於中和也遷移見廣雅釋言此常訓易繫辭傳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此注言有不善未嘗復行卽本易傳過者謂或過中或不及中也中庸云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當未擇時不能無過中之失及得善而服膺弗失所以能不貳過此顏子思誠之學以人道合天道者也是故言天行者不能無贏縮陵歷之異水旱沴鬱之災而於穆不已不違能復故於復見天地之心言初至四互復其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明改過能有謚也夫子學易可以無大過顏子好學亦能體復故夫子易傳獨稱之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 注 馬曰子華弟子公西赤之字六斗四升曰釜 請益曰與之庾 注 包曰十六斗曰庾 冉子與之粟五秉 注 馬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爲八十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注 鄭曰非冉有與之太多 正義曰使者夫子使之也此與

原思為宰不必同在一時弟子類記之以見聖人取予之際各有所宜爾冉子據鄭注即冉有稱子者冉有門人所記也說文粟嘉穀實也粟本禾米之名諸穀亦得稱之請粟是請於夫子與粟五秉則冉有自以藏粟與其母也言粟五秉則與釜與庾不言數是為一釜一庾矣適齊者爾雅釋詁適往也此常訓周急者禮記月令周天下注周謂給不足也周官鄉師職賙萬民之艱阨鄭司農云賙讀為周急之周明周賙同也李賢後漢書王丹傳注周急謂周濟困急也○注子華至曰釜○正義曰鄭此注與馬同史記弟子傳公西赤字子華公西是兩字氏鄭目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釜為鬴或字見說文考工記槀氏為量量之以為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左昭三年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鄭注槀氏云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也依左氏文為說○注十六斗曰庾○正義曰說文斞量也庾即斞字段借考工記陶人庾實二觳厚半寸脣寸注豆實三而成觳則觳受斗二升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戴氏震補注二斗四升曰庾十六斗曰鍰庾與鍰音聲相通傳注往往譌溷論語與之庾謂於釜外更益二斗四升蓋與之釜已當所益不得過乎始與馬氏宗璉左傳補注引

戴說又云案庾籔譌掬者聘禮記云十六斗曰籔鄭注今文籔或爲逾康成但謂其音同庾非謂籔卽庾也論語包注直云十六斗曰庾始混籔爲庾矣元凱注左傳混庾爲籔正義反援儀禮正之且以庾爲瓦器非量器尤爲臆說今案左昭二十年傳粟五千庾賈逵注十六斗爲庾此元凱所本魯語缶米韋昭解云缶庾也亦誤以爲瓦器又引聘禮曰十六斗曰庾此用儀禮今文以庾與逾同故直引聘禮作庾小爾雅廣量云二釜有半謂之庾庾其誤與包咸同藝文類聚八十五引鄭此注云六斛四升曰庾文有譌錯當據考工注文正之又廣雅釋器云區四曰釜釜十曰鍾鍾十曰斞釜爲六斗四升則釜十曰鍾當得六斛四斗鍾十曰斞當得六十四斛此說斞數太多未知所本○注十六斛曰秉○正義曰聘禮記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鄭注秉十六斛王氏念孫廣雅疏證秉之言方也方者大也量之最大者也

原思爲之宰注包曰弟子原憲思字也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與之粟九百辭注孔曰九百九百斗辭辭讓

不受

注弟子至邑宰○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原憲字子思鄭目錄云魯人司馬貞索隱引家語云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金氏鶚禮說依家語則夫子仕魯時子思方十七八歲未任爲宰家語三字當是二字之譌鄭此注云孔子初仕魯爲中都宰從中都宰爲司空從司空爲司寇也案孔子五十二歲始仕魯爲中都宰五十三歲進位爲司空司寇五十六歲去位則此原思爲宰蓋在孔子爲司空司寇時也包氏止就司寇言舉最後之官意中兼有司空與鄭義同云原憲爲家邑宰者晉語云官宰食加韋昭注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加田也論語曰原憲爲家邑宰與包此注合加田當謂采地原憲爲家邑宰明此與粟爲食加矣儀禮喪服斬衰章疏孤卿大夫有采邑者其邑既有邑宰又有家相若魯三卿公山弗擾爲季氏費宰子羔爲孟氏邴宰之類皆爲邑宰也陽貨冉有子路之等爲季氏家相亦名家宰若無地卿大夫則無邑宰直有家相者也買氏此言最晰諸書言孔子仕魯不言采地則止有家相不得有邑宰包韋之說未可據矣○注九百至不受○正義曰云九百九百斗者孔以意言之胡氏紹勳拾義案世家孔子居魯奉粟六萬索隱云當是六萬斗正義云六萬小斗當今二千石也據此知孔子時三斗當唐時一斗

宋沈括筆談云予求秦漢以來度量計六斗當今之一斗七升九合是宋斗又大於唐斗元史言世祖取江南命輸粟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是元斗又大於宋斗然則周時九百斗合元時僅得一百八十九斗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古者百畝當今二十三畝四分三釐有奇就整爲二十三畝半今稻田自佃一畝約收穀二石四斗二十三畝半收穀五十六石四斗折半爲米二十八石二斗人一歲約食米三石六斗可食八人據江氏說古農夫百畝合今斗且得米二百八十二斗加孔注以九百爲九百斗止合元斗一百入十九斗反不及農夫所收之數原思何又嫌多而斛之或九百爲九百石則又不若是多古制計粟以五量量莫大於斛十斗爲一斛粟多至九百必以量之最大者計之則九百當爲九百斛何以知爲九百斛也當時孔子爲小司寇卽下大夫其家宰可用上士爲之孟子曰上士倍中士當得四百畝之粟又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明士亦有圭田以五十畝合四百畝爲四百五十畝以漢制畝收粟一石半計之當得六百七十五石若以石合斛一石爲百二十斤古無大斗一斛粟不足百斤二斛約重一石有斗是百畝收百五十石合得二百斛四百畝爲八百斛加圭田五十畝爲一百斛共得

九百斛粟胡說近理因並箸之云辭辭讓不受者說文辭不受也辭訟也二字義別今經典多作辭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注 孔曰祿法所得當受無讓鄭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

正義曰鄭注云毋止其辭讓也士辭位不辭祿案說文毋止之詞也古人祿皆以粟故注以祿解粟此與上章請粟爲私與之粟不同也有位則有祿義所當受不得辭惟辭位乃無祿耳鄭以毋字絕句武氏億經讀考異謂毋通作無以通作已毋以亦連下讀如孟子無以則王乎句亦通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謂毋與無通無訓爲不連下讀與武又異而義亦逐○注五家至爲黨○正義曰說文鄉國離邑民所居也國離邑者言鄉爲國所附麗之邑也釋名釋州國鄉向也眾所向也玉篇鄉廣雅云居也一曰五百家爲鄉今作黨據說文黨從尚黑訓不鮮則叚借也周官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注黨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又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注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

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爲鄰玄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案此則鄰里鄉黨實兼鄉遂之制各舉二者以概其餘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注）犂雜文騂赤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正義曰皇疏載一說犂或音梨謂耕牛也釋文犂又力兮反耕犂之牛此六朝經師解詁之最可據者說文犂耕也耕犂也互相訓犂即犉省古有人耕牛耕二法孔門弟子如冉耕字伯牛司馬牛名犂名字都是相配惠氏士奇禮說犂牛爲耕牛犂牛之子非犢而何體醇騂而角繭栗此天牲也以天牲而用之山川則近於非禮然天下未有歆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說者據此以爲山川用騂牲誤矣何休云云天牲主以角故知騂且角爲天牲先從叔丹徒君騂枝別惠氏謂山川不得用騂牲以其非禮故勿用此義非也又云天下未有歆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夫既非禮矣山川豈得享之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民間耕

牛非所以待祭祀故欲勿用然有時公牛不足則耕牛之犢亦在所取周禮羊人職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其之遂人所謂野牲曲禮所謂索牛是也周禮用騂牲者三祭天南郊一也宗廟二也望祀南方山川三也郊廟大祀也山川次祀也耕牛之犢而有騂角之材縱不用諸上帝山川次祀亦豈得舍之不得已而思其次之辭也三代以下世及爲禮未有起畎畝之中膺天子之薦者論匹夫之遭際至於得國而止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有山川之愉說苑脩文篇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孫卿子曰聖人之得執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執者仲尼子弓是也楊倞注子弓仲弓也顏淵問爲邦夫子告以四代禮樂仲弓德行亞於顏淵觀夫子所以稱之者其分壘可知矣謹案騂枝此義甚精南齊祭祀志建武二年何佟之奏牧人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黜牲鄭云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前單長史劉繪議語云犁牛之子云云未詳山川合爲陰祀否若在陰祀則與黜乖矣佟之云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祀山川爲小祀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禮論二說合爲一矣從之考佟之議謂此山川爲山林

川澤羣祀之小者與四望不同四望者五嶽四瀆其祀尊
故各用其方色山川其祀卑則各從所尚用之明堂位夏
后氏牲尚黑殷尚白周騂剛騂本周所尚故此山川得用
之也四望山川不在陰祀之列故鄭注牧人不數之騂枝
謂望祀南方山川用騂是山川亦用其方之色與四望大
祭同此騂牛但舉南方與何說異何謂山川用牲各從所
尚考之經傳未有所徵則當以騂枝爲然也若然山川用
騂而牧人云凡外祭毀事用尨外祭兼有山川彼謂毀除
殃告之祭非正祭說文市居曰舍捨擇也誼別今經典多
段舍爲捨○注犂雜至之美○正義曰云犂雜文者王氏
引之經義述聞犂與騂對舉犂者黃黑相閒之名也魏策
驪牛之黃也似虎驪與犂通犂之爲驪猶黎之爲驪禹貢
厥土青黎史記夏本紀作青驪東山經驌驌之魚其狀如
犂牛郭注牛似虎文者則犂牛即驪牛矣廣韵黧黑而黃
也黧亦與犂通然則犂牛者黃黑相雜之牛也淮南說林
篇髡屯犂牛既科以橋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齋戒以
沈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亨哉犧與犂相對爲
文魯頌閟宮傳犧純也曲禮鄭注犧純毛則犂爲不純色
者矣故高注曰犂牛不純色引論語云云據此則雜文之
訓確不可易月令曰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

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則山川之祀亦用純色而不純者不用此正與論語義合今案法言脩身篇或問犂牛之鞹與玄騂之鞹有以異乎曰同然則何以不犂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犂也如刲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犂不犂也此亦以犂牛爲雜文與淮南同其實論語犂牛卽是耕牛東山經借犂爲驪與此犂牛字同實異不得援以爲證且騂角之牛既巳可用何必追溯所生而以雜文爲嫌致有勿用之疑若以雜文喻仲弓父行惡無論此說全不可信且卽有之而稱子之美必及其父之惡長者所不忍言而謂聖人能出諸口乎然則以犂牛爲耕牛以耕牛爲喻微賤其說信不可易云騂赤也者郊特牲云牲用騂尚赤也明堂位周騂剛注云赤色草人職云騂剛用牛注故書騂爲犂杜子春犂讀爲騂謂地色赤案說文垟赤剛土也从土觲省聲此卽草人騂剛之義垟正字叚騂字爲之與明堂位騂剛騂爲正字異也說文馬部無騂徐鉉新附字作騂云从馬觲省聲云角者角周正中犧牲者說文角獸角也象形角與刀魚相似釋名釋形體角者生於頟角也何休公羊僖三十一年傳注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繭栗者言其堅細角以細小爲貴故握大於繭栗尺又大於握也此祭山川當

用角尺皇疏云角周正長短尺寸合禮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云角為周正如春秋鼷鼠食郊牛角則不周矣爾雅角一俯一仰曰觭則不正矣此言角雖合度然稍有偏損亦為不合用也說文犧宗廟之牲也賈侍中說此非古字意古或以義為之又說文牲牛完全凡鳥獸用於祭祀皆謂之犧牲引申之義也騂角合禮故言中犧牲也云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盛肯舍之乎者此言人欲勿用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諸之乎也急言之日諸徐言之曰之乎据王說則此注之乎二字即釋諸字也云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者此魏晉人誤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犂牛之子云云賤者微賤之稱夫子亦自言少賤非謂其行有不善也家語弟子解乃云仲弓伯牛之宗族生於不肖之父家語為王肅所亂不足取證論衡自紀篇母犂犢騂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妨奇人鮌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嚚祖愚巨翟聖賢以伯牛為仲弓父必有所本伯牛寢疾豈為惡行可知家語及此注之謬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注餘

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正義曰顏子體仁未得位行道其仁無所施於人然其心則能不違故夫子許之日月至者謂每一日皆至仁也一日皆至仁非謂日一至也積日成月故曰日月至○注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正義曰言日月至注則非終日終一月不違仁故注以暫言之云移時者天有四時每三月爲一時過三月竟則移時皇疏云既不違則應終身而止舉三月者三月一時爲天氣一變一變尚能行之則他時能可知也亦欲引汲故不言多時也故苞述云顏子不違仁豈但一時將以勗羣子之志故不絕其階耳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注包曰果謂果敢決斷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注孔曰達謂通於物理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注孔曰藝謂多才藝於從政乎何有正義曰從

政謂從事於政或據左傳晉之從政者新以此從政爲子執政非也魯人使使召冉求冉求之先歸至此康子始問三子從政則由求之仕季氏並在夫子歸魯後矣果者能任事達者能明事藝者能治事故皆可以從政公孫丑以樂正子爲政疑其强有知慮多聞識强卽是果有知慮卽是達多聞識卽是藝皇本曰賜也達曰求也藝兩曰上有子字○注果謂果敢決斷○正義曰爾雅釋詁果勝也一切經音義引爾雅作惈孫炎曰惈決之勝也又引蒼頡篇惈憨也憨與敢同子路好勇故遇事明決爲果敢也其可使治賦也亦以此○注達謂通於物理○正義曰儀禮士昏禮注達通達也此常訓物猶事也○注藝謂多才藝○正義曰鄭亦有此注同孔所襲也藝本作埶見說文古以禮樂射御書數爲六藝人之才能由六埶出故埶卽訓才能冉求自任以爲小國三年可使足民其藝可知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注孔曰費季氏邑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聞子騫賢故欲用之　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鄭目錄云魯人玉篇鄪魯季氏邑論語作費或作鄪○注費季至用之○正義曰左僖元年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是費爲季氏邑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費邑有二魯大夫費庈父之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西南季氏之費邑在今沂州府費縣治西南七十里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費伯帥師城郎郎亦在魚臺縣故城在今費縣西北二十里今之費縣治祊城于欽齊乘謂伯國姬姓魯懿公之孫後爲季氏之邑以費伯之費與季氏之費合爲一非也邑宰數畔南蒯公山弗擾之類如注所言季氏當指康子以上章康子問三子從政觀之此爲康子無疑

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注孔曰不欲爲季氏宰託使者善爲我辭焉說令不復召我**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注孔曰復我者重來召我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

正義曰陸氏釋文曰一本無吾字鄭本無則吾二字阮氏元按勘記史記無則吾二字與鄭本同○注不欲至召我○正義曰史記弟子傳閔損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不仕大夫卽指此辭費宰言家語執轡篇閔子爲費宰問政於子與論語顯背此可知其僞矣毛氏奇齡改錯曰夫子一門多仕季氏卽夫子巳先爲季氏史爲季氏司職吏閔子祇以費本處邑而

其先又經叛臣竊據費恐難任故辭之頗堅觀其居喪未終要經從政則非仲尼之門不肯仕大夫之家已可知也案毛說固是然閔子實不欲臣季氏與由求之諸人異所謂君子之行有不同也史傳稱其不食汙君之祿與上句不仕大夫互文見義明此大夫亦汙君之類故不欲仕不得援要經從政謂此辭宰但以難任故矣云說令不復召我說郎辭也或謂辭與原思辭衆之辭同辭不受也亦通○注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正義曰漢書地理志泰山郡萊蕪下曰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濟瑯邪郡朱盧下曰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濰是汶水有二此亦經由齊魯界上閔子所指之汶未知確在何處水經汶水注云汶水經鉅平縣故城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云魯道有蕩是也王氏祀說齊魯往來孔道實在嬴博當今寍陽東平閒則意汶上亦在嬴博說頗近理閭氏若璩釋地引曾彥和曰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縣泰山入濰者青州之汶也論語在汶指徐州言以魯事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注馬曰伯牛弟子冉耕包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正義曰說文牖穿壁也以

木爲交窗也從片戶甫譚長以爲甫上日也非戶也牖所以見日段氏玉裁注交窗者以木横直爲之卽今之窗也在牆曰牖在屋曰窗此則互明之必言以木者字從片也古者室必有戶有牖牖東戶西皆南鄉毛詩傳曰向北出牖也北或有穴通明至冬塞之然士虞禮祝啓牖鄉鄭注云鄉牖一名明堂位達鄉注牖屬是南牖亦名向士喪禮寢東首於墉下喪大記作北墉下今本墉皆謂牖非也今案士虞禮注牖先闔後啓扇在內也窗扇在內故毛傳及說文以向爲北出牖北出猶言北闚士虞禮明堂位所云啓鄉達鄉卽闕詩之塞向非有南牖北牖之分古人寢居在奧故士昏禮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北止至冬時氣寒故令塞向塞者蔽塞不是北牆別有穴以通明而名向也喪大記寢東首于北墉下注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恒居北墉下或爲北牖下釋文庸本又作墉則經文必本作庸非作牖可知作牖者鄭君所記別本陸氏未爲作音也孔疏所見經注皆是牖不能辨正且謂病者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暫移嚮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己與鄭注違異非也毛氏奇齡稽求篇郊特牲云亳社北牖謂喪國之社屋其上而闚北牖所以絕陽光而通陰氣陰生則物死是北牖爲死牖而謂病者居其下誤矣方氏觀旭

偶記說者謂古人西北隅有厞謂之屋漏案喪大記甸人所徹廟之西北厞薪解云厞是屋簷也不為門厞厞之義為隱是室隱處惟喪事徹去其厞為日光漏入因而其處有屋漏之名然則西北隅無厞不必為北牖一誤字從而為之辭案古人平時寢處皆在奧病時始遷北墉下卽君視疾亦然毛氏奇齡謂東首西面與君之入室西立東面正得相對若然病者遷北墉下而論語稱自牖執其手者包咸謂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遷於南牖下夫子自牖外就而問之此是變禮故論語特文記之漢書龔勝傳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蓋勝不欲仕莽僞辭以疾而惟恐使者知之故遷於牖下不令入室以示不敢當尊之意其使者則仍入戶致詔蓋亦知其非病矣毛氏奇齡謂因王莽詔使迎勝勝以死自居案死後遷牖下是南首龔勝遷牖下是東首與平時寢處無異何言自居以死毛說誤也又案以龔勝傳觀之伯牛遷牖下亦當是東首○注伯牛至手也○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冉耕字伯牛鄭目錄云魯人聖門志闕里廣志稱伯牛少孔子七歲不箸何據弟子傳又云伯牛有惡疾此包所本淮南子精神訓伯牛為厲說文癘惡疾也厲卽癘省毛氏奇齡賸言

古以惡疾爲癩禮婦人有惡疾去以其癩也故韓詩解契昔之詩謂蔡人之妻傷夫惡疾雖愚癩而不忍絕而劉孝標作辨命論遂謂冉耕歌其芣苡正指是也

曰亾之注孔曰亾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注包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

正義曰漢書楚元王傳茂之命矣夫新序節士篇末之命矣夫本此文以蔑末皆訓無末茂又聲轉史記弟子傳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茂當是古論如此白虎通情性篇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又言命有三科有遭命以遇暴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命下云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而有斯疾也是則孔子此歎蓋傷時無賢君有道之士多致天病與哭顏淵同意○注亾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正義曰注以疾甚知其將死故曰喪之吳氏英經句說讀亾爲無云春秋傳公子曰無之謂無其事也此無之謂無其理也有斯疾必有致斯疾者而斯人無之也案吳說亦通新序言關龍逄諫桀因囚拘之君子引此文惜之亦謂無其理也顏師古楚

元王傳注蔑無也言命之所遭無有善惡此義非是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注孔曰簞笥也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

正義曰說文云陋阨陝也陝與狹同顏子家貧所居陋狹故曰陋巷說文䢼里中道從䢼從共皆在邑中所共也巷篆文從䢼省廣雅釋詁衖尻也釋宮衖道也又云閭謂之衖衖爲䢼之變體巷則從篆文巷省古人稱巷有二義里中道謂之巷人所居亦謂之巷故廣雅兼列二訓顏子陋巷即儒行所云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解者以爲街巷之巷非也此王氏念孫說見經義述聞寰宇記陋巷在曲阜縣西南二里孔子廟北二百步一統志陋巷在曲阜縣闕里東北今顏子廟在焉此出後世傳會不足依據○注簞笥至所樂○正義曰鄭注云簞笥也此僞孔所本說文簞笥也漢律令簞小筐也笥飯及衣之器也其字從竹是簞笥以竹爲之亦有用葦者士喪禮槨於簞注簞葦笥是也笥兼大小簞則止是小者故許引漢律以簞爲小筐也說文匚部匡飯器筥也筥者籍

之一名容五升則此小筐亦容五升矣廣雅釋器䈰匴匩笥也簞籚籃筐也匴與簞同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鄭注簞笥盛飯食者圜曰簞方曰笥對文簞笥別散文人通稱皇本簞笥也下有瓢瓠也三字案云瓢瓠者謂瓠爲瓢也衆經音義十八引三蒼云瓢瓠勺也士昏禮實四爵合巹鄭注合巹破瓠也太平御覽引三禮圖云巹取四升瓠中破然則瓢亦是破瓠爲之但此用爲飲器其容數未聞瓠鄭注云貧者人之所憂而顏淵志道自有所樂故深賢之此注云樂道與鄭同趙岐注孟子離婁篇云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也惟樂道故能好學夫子疏水曲肱樂在其中亦謂樂道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注孔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女自止耳非力極

注畫止至力極。正義曰說文畫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引申之凡有所界限而不能前進者亦爲畫故此注訓止法言學行篇是故惡夫畫也李軌注同凡人志道皆必力學人不可一日勿學故於學自

有不巳之功聖門弟子若顏子大賢猶言欲罷不能旣竭吾才欲從末由其於夫子之道蓋亦勉力之至然循序漸進自能入德奚至以力不足自諉里仁篇夫子云有能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若此言力不足者中道而廢益特就冉求之言指出眞力不足之人以曉之張栻論語解爲仁未有力不足者故仁以爲己任者死而後巳焉今冉求患力之不足非力不足也乃自晝耳所謂中道而廢者如行半塗而足廢者也士之學聖人不幸而死則巳矣此則可言力不足也不然而或止焉則皆爲自晝耳晝者非有以止之而自不肯前也南軒說卽此注義表記云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巳鄭注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俛焉勤勞之貌衰記之文與此章相發中道而廢卽是斃惟斃不得不廢廢猶言止也人之力生於氣而其爲學也則有志以帥氣志之不立而誘於氣之不振是自棄矣是故君子之爲學日知所亾月無忘其所能莫殫也莫究也期之終身而巳身之未亾是力猶未盡故夫彊有力者將以爲學也舍學而疆有力將何用焉力之旣至而學亦至則希聖達天之詣力之旣至而學猶未至則是中道而廢亦不失爲賢者之歸當時若顏子未達一間而遠

以早死是亦中道而廢者也冉求未至罷頓力極而曰力不足則是自爲畫止非力不足可知注中力極二字似本表記注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注孔曰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正義曰周官太宰四曰儒以道得民注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大司徒四曰聯師儒注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據此則儒爲教民者之稱子夏於時設教有門人故夫子告以爲儒之道君子儒能識大而可大受小人儒則但務卑近而己君子小人以廣狹異不以邪正分。注孔曰至其名。正義曰小人儒不必是矜名注說誤也皇本作馬曰弟子傳集解引作何曰足利本不載姓名則亦以爲何曰矣北堂書鈔六十六引何休注文同當是何晏之誤

子游爲武城宰注包曰武城魯下邑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注孔曰焉耳乎皆辭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

嘗至於偃之室也注包曰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言其公且方

正義曰耳他本或引作爾爾耳爾皆辭阮氏元挍勘記段氏說文注竝以耳爲爾譌爾於此也此者此武城也段云耳在古音一部爾在古音十五部音義絕不相混然唐宋石經宋本九經岳珂本此文皆作耳耳訓語辭不必從爾訓於此矣鄭注云汝爲此宰寍得賢人與之耳語與也注有譌脫莫曉其義又云澹臺滅明者孔子弟子子游之同門也步道曰徑修身正行公事乃肯來我室得與之語耳非公事不肯來言無私謁冢弟子列傳澹臺滅明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是滅明先受學孔子與子游同門同門者謂同任一師門也步道曰徑者說文徑步道也言爲人所步走之道釋名釋道云徑經也人所經由也周官遂人職夫閭有遂遂上有徑此卽步道之徑祭義道而不徑老子大道甚夷而民好徑焦竑筆乘古井田之制道路在溝洫之上方直加綦枿行必遵之毋得斜冒取疾野廬氏禁野之横行徑踰者脩闇氏禁徑踰者皆其證惪氏士奇禮說徑謂之蹊釋名蹊系也射疾則用之故還系於正道康成亦云徑踰射邪趨疾禁之所以防姦謂不

由正道冒翔觀伺將開寇盜之端故橫行徑踰者禁之有相翔者誅之則寇盜之端絕矣君子絕惡於其細禁奸於其微射邪趨疾未必遂爲盜也而冒翔觀伺爲盜之端遂萌於此野廬氏掌凡道徑塞其塗弇其迹則形勢不得爲非使民無由接於姦邪之地故晏嬰治阿而築蹊徑者以此也春秋禁書雖存而官失其職道禁之不行久矣子羽獨奉而行之以爲先王之道存焉則一步一趨無在而非先王之道也私謁者謂以私事謁也謁訓請亦訓告○注武城魯下邑○正義曰魯有兩武城史記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注曾參魯南武城人澹臺滅明魯東武城人分別甚明顧氏炎武日知錄謂子羽曾子同一武城子羽傳亦曾子省文但曰武城似非南武城據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在今嘉祥縣於曲阜爲西南南武城與邾吳接壤在今費縣於曲阜爲東南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引一彙纂云通典費縣有古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一云在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案八十里說近是山東通志引闕里志云武城在費縣西南八十里關陽川之旁子游所宰邑也有古石刻云仰視高山俯聽流水絃歌之聲宛然如在今以嘉祥之南武山爲武城並東昌之武城縣爲絃歌鄉者皆循

名而失實也。注澹臺至且方。正義曰弟子列傳澹臺滅明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云公且方者公謂不以私事至也方謂行不由徑朱子集注云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

子曰孟之反不伐注孔曰魯大夫孟之側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注馬曰殿在軍後前曰啟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爲殿人迎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曰我非敢在後拒敵馬不能前進

正義曰之反毛本誤子反鄭注云姓孟名之側字之反也案古人名多用之爲語助若舟之僑宮之奇介之推公罔之裘庾公之斯尹公之他與此孟之反皆是杜預左傳注之側孟氏族也奔說文作奔云走也走謂速走釋名釋姿容奔變也有疾變奔赴之也門者國門左哀十一年傳說此事

云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似謂以矢策馬說文敕擊馬也敕策同音段借○注魯大夫孟之側○正義曰之反爲大夫亦以意言○注殿在至爲殿○正義曰左傳云齊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古文尻臀字本作屍殿從屑得聲臀又從殿取聲人之一身臀居其後軍後日殿亦取斯義漢時課吏有殿最之法亦以居後爲殿也案詩采菽傳殿鎮也孔疏軍行在後日殿取其鎮重之義愚謂臀居人後亦以其鎮重故名之左襄二十三年傳齊侯伐衞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是殿本軍制邪疏引司馬法謀帥篇乘車大震大震即大殿音相似是也魯師雖奔而之反能在後結陳以行所保全之功甚鉅故注云軍大奔獨在後爲殿也云前日啓者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司馬法夫前驅啓啓訓開爲軍先鋒故在前也注言出者明啟殿皆陳法非是奔在後即爲殿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注〕

孔曰佞口才也祝鮀衞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之

美人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正義曰鄭注云不有言無也祝即祝史說文祝祭主贊詞者○注祝鮀王害也○正義曰周官惟大祝是下大夫小祝喪祝甸祝詛祝皆以士爲之此祝鮀於衛不得偁大夫注以意言之耳左定四年傳先言祝鮀後言子魚鮀者魚名故名鮀字子魚古今人表作佗則祝鮀同音叚借字宋朝謂宋公子朝也初仕衛爲大夫通於襄夫人宣姜又通於靈公夫人南子並見左氏傳是其善淫也衛別有公子朝爲季札所說許爲君子昭二十一年曾救宋與宋公子朝爲二人杜預注左傳未能晰矣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畧美必兼佞方可見容美而不佞衰世猶嫉之故九侯女不憙淫商辛惡之褎姒不好笑周幽惡之莊姜之美衛人爲之賦碩人而衛莊亦惡之美而不佞豈容於衰世乎蓋美者色也所以說其美者情也如不必有可說之情胡然而天胡然而帝祇見其尊嚴而已何說之有故夫子歎時世不佞之人雖美難免夫子非不惡宋朝也所以甚言時之好佞耳先兄此說即注義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訓而爲與引墨子有同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韓子說林以管子之聖而隰朋之智而皆

與也而與與聲之轉說與注異亦通他家疑而為不誤或謂而如通用如或也皆未是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注孔曰言人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猶出入要當從戶正義曰說文誰何也言何人能若有以問之也上句言誰下句言何互相訓出謂出室也宮室之制外半為堂內半為室室有南壁東開戶以至堂說文戶護也半門曰戶象形一切經音義十四引字書云一扇曰戶兩扇曰門何莫由斯道者莫猶非也說文道所行道也言人日用行習無非是道特人或終身由之而不知耳禮記禮器云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彼文言人行事必由禮如入室不能不由戶故此文亦言出當由戶何莫由斯道意與禮器同也春秋繁露身之養重於義篇故曰聖人天地動四時化者非有他也其見義大故能動動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則堯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先聖傳授而復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繁露此言以道為先聖傳授明雖久遠無所變

易故知人必由之也後人解何莫由斯道謂人知由戶不知由道故夫子慨歎之與繁露之旨不合皇本戶下有者字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注）包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者文多而質少彬彬文質相半之貌　正義曰禮有質有文質者本也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能立能行斯謂之中失其中則偏偏則爭爭則相勝君子者所以用中而達之天下者也古稱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曰君子君者羣也言羣下之所歸心也子者男子之稱也非有位而稱君子者以其人有道德可任在位也此文君子專指卿大夫士下篇云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皆就有位者言之當時君子非質勝文即文勝質其名雖稱君子其實則曰野曰史而已夫子為之正其名究其義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言非文質備無以為君子矣其無以為君子者以君子必用中于民若文質偏勝無以示民民無所效法而何以為稱其位哉禮緇衣云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

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案此詩二章言臺笠緇撮三章言有充耳琇實四章言垂帶而厲又屢言君子女君子卽都人士言都者君子居國中也詩意謂古之長民者能備文質與此章義相發○注野如至之貌○正義曰爾雅釋地牧外謂之野說文野郊外也野爲人所居故謂其人曰野夫子言野哉由也亦謂其有似野人仲尼燕居敬而不中禮謂之野禮是文也野人有質無文故言鄙略儀禮聘記云辭多則史注史謂策祝亦言史官辭多文也是史有二此注渾言未晰莫曉其所主策祝文勝質則禮所譏失其義陳其數是也史官文勝質則當時紀載或譏爲浮夸者是也釋文引注文質相半也無之貌二字鄭注彬彬雜半貌也義同說文份文質備也引此文作份份古文份從彡林段注今論語作彬古文也彡者毛飾畫文也飾畫者拭而畫之也從彡與彫彰同意案彬又作斌史記儒林傳斌斌多文學之士

子曰人之生也直注馬曰言人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也罔之生也幸而免注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

幸而免正義曰皇本無上之字晉語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言非分而得可慶幸也○注言人至直也○正義曰皇疏引李充云人生之道惟其身直乎言惟直乃可生也此即馬義蓋直者誠也誠者內不自以欺外不以欺人中庸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者誠也即直也天地以至誠生物故繫辭傳言乾之大生靜專動直專直皆誠也不誠則無物故誠為生物之本人能存誠則行主忠信而天且助順人且助信故能生也若夫罔者專務自欺以欺人所謂自作孽不可活者非有上罰必有天殃其能免此者幸爾鄭此注云始生之性皆正直鄭以生也即夫子性善之旨與馬不同然則罔之生便是告子所稱性不善其實性不善由於習為惡不關性也○注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正義日罔本訓無誣者皆造為虛無故曰罔之玉篇誷誣也罔與誷同或謂經文罔之句言無直道也亦通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注包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注學問至者深○正

義曰尚書大傳言新穀已入櫌鉏已藏祈樂已入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是庶人之子孫亦得受學至春秋時庠序之制廢詩書之澤衰人多不知學故此言知之者明與不知有異也至好之樂之更不多覯故夫子於門人中獨稱顏子好學又謂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正謂不改其好學之樂夫子疏食飲水樂在其中亦是此樂故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樂者樂其有得於己也故論語首章卽以時習之說示人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注王曰上謂上知之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注上謂至可下

○正義曰釋文上知音智漢書古今人表列知仁之目亦引此文說之穀梁僖元年傳有中知以上中知以下之文然則此兩言中人謂中知矣中人爲中知則上謂上知下謂愚也顏師古人表注解此文以中人爲中庸失之孔子罕言利命仁性與天道弟子不可得聞則是不可語上觀所答弟子諸時人語各有不同正是因人才知量爲語之可知夫子循循善誘之法若夫性質旣愚又不能自勉於學問是夫子所謂下愚非惟不可語上且並不可語之矣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注〕王曰務所以化道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注〕包曰敬鬼神而不黷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注〕孔曰先勞苦而後得功此所以為仁

正義曰務猶事也民之義者禮運曰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是也敬鬼神而遠之者謂以禮敬事鬼神也表記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鄭注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案尊命尊禮尚施皆近人之事周道與夏道略相似也近人而忠即是務民之義於鬼稱事神稱敬者禮數故言事禮疏故言遠也但事亦是敬故論語此文兼言敬鬼神夫子所以告樊遲者正是教之從周道左氏傳季梁曰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亦是舉夏周道言之矣難謂事難也獲得也謂得祿也春秋繁露仁義發篇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

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
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
身也董子說此義至明下篇言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義
同稱以夫子此文論仁知皆居位臨民之事適樊遲時或
出仕故也皇本問仁下有子字唐石經初刻作先勞磨改
作先難○注敬鬼神而不瀆○正義曰遠者敬之至不知
所還避敬亦瀆瀆者慢也楚語觀射父曰古者民神異業
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
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
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
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
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
是謂絶地天通案世衰則神教與其始亦以禍福示戒而
終必歸於瀆祀以長其諂慢之罪春秋時如黃能實沈多
非禮之祀在上者僭越無等在下者習於風俗競爲祈禳
而不知所懲究之獲罪鬼神莫能徼福而免於患斯惑之
甚者矣惟知敬遠之義則吉凶順逆皆可順受其正修其
在已而不爲无妄
之求斯可謂知矣

子曰知者樂水注包曰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仁者樂山注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知者動注包曰日進故動仁者靜注孔曰無欲故靜知者樂注鄭曰知者自役得其志故樂仁者壽注包曰性靜者多壽考

正義曰皇疏云樂水樂山爲智仁之性動靜爲智仁之用壽樂爲智仁之功案夫子體備仁智故能言之所謂善言德行也爾雅釋詁動作也說文靜審也竫亭安也義徵別凡與動對言當爲竫今經典通作靜靜即竫省說文○壽久也○注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正義曰韓詩外傳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寧萬物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說苑雜言篇略同又云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

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案此則樂水兼有數義注渾舉其意而以治世言之即外傳天地以成云云之旨○注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正義曰韓詩外傳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棲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予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寍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說苑略同此注言樂如山者言仁者願比德於山故樂山也安固不動即外傳國家以寍之義○注日進故動○正義曰水運行不已有進之象君子自强不息進德脩業日有孳孳而莫之比其進也即其動也易象傳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注無欲故靜○正義曰欲即聲色味臭安佚之欲仁者所不能無而云無欲者仁者善制其欲克己復禮凡視聽言動自能以禮制心而不稍過乎欲故曰無欲無欲者無非禮之欲也易象傳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思不出位故能無欲○注知者自役得其志故樂○正義曰知者能爲世用不嫌自役知有成功得志故樂○注性靜者多壽考○正義曰說文考老也易象傳敦艮

之吉以厚終也厚終謂當得壽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故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是其且多且治申鑒俗嫌篇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中論夭壽篇或問孔子稱仁者壽而顏淵早夭豈聖人之言不信而欺後人耶顧川荀爽以爲古人有言死而不朽其身殁矣其道猶存故謂之不朽夫形體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歲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北海孫翺以爲死生有命非他人之所致也若積善有慶行仁得壽乃教化之義誘人而納於善之理也幹以爲二論皆非其理也夫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孔子云爾者以仁者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故必壽也聞自堯至於武王自稷至於周召皆仁人也君臣之數不爲少矣此非仁者壽之驗耶又七十子豈殘酷者哉顧其仁有優劣耳其夭者惟顏回據一顏回而多疑其餘無異以一鈎之金權於一車之羽云金輕於羽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注包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注言齊至之時○正義曰齊者國名也周武王滅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爲齊太公太者尊大之稱說苑政理篇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漢書地理志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濶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又云周與呂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

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孔子閔王道將廢迺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顏師古注魯庶幾至道齊人不如魯也案周公雖封魯猶仕王朝身未歸魯惟命伯禽之國就封而伯禽亦能秉周公之教以存王迹故說苑漢書歸美伯禽與此注歸美周公意同魯俗雖衰而洙泗之間王化未歇迨沐聖人之教而俗益臻醇美蓋所謂至於道者其言殊有驗矣

子曰觚不觚注馬曰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觚哉觚哉

注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注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正義曰云觚禮器者燕禮公用象觚注觚有象骨飾也說文云觚鄉飲酒之爵也段氏玉裁注謂鄉當作禮鄉飲酒有爵觶無觚是也聶崇義三禮圖謂觚用木惟用木故考工梓人制之宜和博古圖載商周觚三十五其形如今銅花瓶而腹起四棱與禮注不合且皆以金爲之則非梓人所司後世僞作此無疑矣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者言爵觚盛酒之量鄭注禮器云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特牲記

注引舊說同梓人疏引禮器制度亦云觚大二升五鑑與義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爲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並與此馬注同考工記梓人爲飲器觚三升禮器疏引異義載古周禮說觚二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陳氏壽祺疏證謂二升當作三升此周禮說與韓詩異許君異義云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此許從周禮說以辨韓詩之非鄭駁異義以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觚觚是觗謂觗卽觶則意梓人觚三升亦爲觗三升觗三則觚二周禮與韓詩無異矣皇疏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此則明有觚之用也當於爾時用觚酌酒而沈湎無度故王肅曰當時沈湎於酒故孔子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觚哉觚哉言用觚之失道也毛氏奇齡改錯云古制器命名各有取義禮注云觚容二升取寡爲義詩說所云飲常寡少曰觚則此觚命名原與君子之稱孤寡有同義也今飲常不寡而仍稱曰觚名實乖矣猶曰觚哉又云諸酒器皆有義而獨及觚者此猶燕禮極尚宴樂而其洗奠享獻惟用一觚亦以觚本常用並取寡少無過之名蓋不與觚非改制但不寡飲卽失名

實耳案毛說與王肅同可補馬義舊有注云孔子曰削觚
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
一尚不時成況于大事也此說觚爲木簡與馬異宋氏翔
鳳謂是徐氏論語隱義語義當本鄭亦是意爲之辭說文
柧棱也棱柧也史游急就章急就奇觚與衆異顏師古注
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蓋簡屬也孔子嘆觚
即此之謂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觚者棱也以有棱
角故謂之觚班固西都賦曰上觚棱而棲金爵今俗猶呼
小兒削書簡爲木觚章蓋古之遺語也王應麟補注史記
破觚爲圜應劭曰觚八棱有隅者說文通釋觚八棱木於
其上學書又引說文云幡書兒拭觚布也據此則柧亦作
觚廣雅釋器篘籥籍笘籙䉤也竹木本一類故柧亦作䉤
漢書所云操觚之士西京雜記傳介子好學書嘗棄觚而
嘆即此柧也柧有四棱八棱之異通俗文曰木四方爲棱
八棱爲柧此析言之若散文亦通稱故師古以觚有六面
則六棱亦名柧矣孔子嘆觚師古之說與舊注同異不可
知或謂觚當有棱其後無棱亦名觚如史記所云破觚爲
圜之比此亦名實相乖於義得通者也○注以喻爲政不
得其道則不成○正義曰政者正也其身不正如
正人何政則不得成猶彊名之注說亦當有所本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注孔曰宰我以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不乎欲極觀仁者憂樂之所至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注孔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從之可欺也不可罔也注馬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正義曰皇本有仁下有者字其從之也也皇本作與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謂也與歟同義○注宰我至所至○正義曰仁者無不愛也故見人有患難則必濟之而於仁人尤所親念故宰我設爲此問以見仁道之至難也俞氏樾平議謂井有人爲井中有仁道從之者行仁道也或謂井有仁卽井有人仁與人同並通○注逝往至從之○正義曰逝往爾雅釋詁文往視之者思所以出之也不肯自投從之者徒傷其身無以救人故不肯也俞氏樾平議讀逝爲折云君子殺身成仁則有之故可得

而推折不可以非理陷害之此義亦通○注可欺至投下○正義曰可使往者言使往救之也孟子亦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方者義也以義責君子君子必信而從之然非其道則亦難罔之矣蓋可欺者仁也不可罔者知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夫滔滔天下非人誰與色斯之舉可以翔集公山佛肸之往南子之見是可逝也可欺也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是不可陷也不可罔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注鄭曰弗畔不違道

正義曰釋文云一本無君子字兩得臧氏琳經義雜記君子乃成德之稱不嫌其違得畔於道顏淵篇此章再見無君子字知此亦無有者為得也馮氏登府異文致證引後漢范升傳亦無君子字程氏瑤田論學小記天下達道五而人之行百其切於吾身而不可以須曳離者乎其切於吾心而不可以一端弗學矣乎於何學之曰於文聖人賢人先我而盡道者也夫固我之師也然而巳往矣其所存者文而巳矣文存則道存道存則教存吾學其文而有獲而不啻親炙焉而詔我以詩之乎我以喻之也不啻相依焉而攜我以舉之挾我以履之也舜之大

孝也武王周公之達孝也其德同其所德者不同也堯之文章也夫子之文章也其美富同其所美富者不同也徵之於文而後舜與武王周公之所德若或聞而知之矣徵之於文而後堯與夫子之所美富者亦若見而知之矣是故學文不可綴也案博文者詩書禮樂與凡古聖所傳之遺籍是也文所以載道而以禮明之者也禮即文之所箸以行之者也博學於文則多聞多見可以畜德而於行禮驗之禮也者履也言人所可履行之也禮箸於經曲之大而愼於視聽言動之際凡人能以所行納於軌物而無所違是之謂約約者約束非謂省約與上博字爲反對也之者此也謂此身也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復者反也反之於禮是爲約矣他日顏子言夫子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禮即復禮之教也是故博文即大學之致知格物約禮即大學之誠意正心脩身人非博學無由約禮故夫予言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然徒事博文而不約之以禮則後世文人記誦之習或有文無行非君子所許也後漢範升傳引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又曰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明弗畔專以約禮言也畔即叛字唐石經初刻作叛後磨改說文叛反也畔田界也義異經典多叚畔爲叛左昭廿一年經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

叛公羊經作畔○注弗畔不違道○正義曰禮者道之所以行也人違道與否不可得知但已博文約禮由其外以測其內亦可不致違道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注孔安國等以爲南子者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祝誓義可疑焉

正義曰史記世家孔子自蒲反乎衛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欲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法言五百篇或問聖人有詘乎曰有曰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孔叢子儒服篇創爲異說以夫人與於大

饗當時南子饗夫子夫子亦弗獲已果爾則禮所應見子路何為不說且論語史記但言見南子不言南子饗夫子毛氏奇齡改錯曰古無男女相見之禮惟祭則主婦獻尸尸酢主婦謂之交爵非祭則否故坊記云非祭男女不交爵亦並非相見創助祭卿大夫亦並不因此妄行見禮若夫人初至春秋經稱大夫宗婦覿用幣謂大夫之宗婦以覿禮入非謂大夫亦同入也至諸侯大饗大夫出行祼獻禮同姓諸侯有之異姓則否故禮正義謂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自繆侯陽侯以同姓而遭此變後凡同姓亦攝獻是男女無相見禮無覿禮祇有交爵饗獻二禮而既則交爵存而饗獻亦廢至大夫覿幣惟何休杜預皆有是說孔仲達即非之謂禮無此文兄穀梁傳云大夫不見其夫人後世儒說何如傳文足據乎由毛說觀之益知孔叢之謬不足證矣竊謂南子雖淫亂然有知人之明故於蘧伯玉孔子皆特致敬其請見孔子非無欲用孔子之意子路亦疑夫子此見為將詘身行道而於心不說正猶公山弗擾佛肸召子欲往子路皆不說之比非因南子淫亂而有此疑也夫子知子路不說故告以予若固執不見則必觸南子之怒而厭我矣天即指南子夫子言人而不仁疾之已甚為亂孟子亦

言仲尼不爲已甚可知聖人達節非俗情所能測矣毛氏奇齡稽求篇夫子矢之案釋名云矢指也說文云否者不也夫子以手指天而曰吾敢不見哉不則天將厭我矣言南子方得天也故史記直曰予所不者不者不見也詞例與項羽傳不者吾屬將爲所虜正同所若也左傳所不與崔慶史記所不與子犯共皆作若解舊以此爲誓正以所字相似耳案毛解天字稍異高誘呂覽貴因注引亦作不說文否從不聲故不叚否爲之厭與壓同考文引古本正作壓說文壓笮也禮記畏厭溺左氏傳將以厭衆皆壓字天厭之或當時有此語論衡問孔篇說此文天厭之正與毛同而以否爲鄙解爲鄙陋之行反似子路不說爲疑夫子淫亂紛紛詰難均無當矣鄭注云矢誓也否不也鄭此注非全文無由知其說皇疏引繆播曰否不也此言予若不用是天將厭塞此道變擧曰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所厭也王弼曰否泰有命我之所屈不用於世者乃天命厭之言非人事所免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爲子路矢陳天命非誓也李充曰夫道消運否則聖人亦否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厭亦否也言聖人與天同其否泰耳參轍諸說矢或訓誓或訓陳而否爲否塞厭爲厭絕其辭同也天未欲夫子行道豈南子所能與明已之往見不過欲答

其禮而非爲求仕可知此以解子路之惑於義亦通但師弟相言不得設誓矢當訓指以爲指天也王氏綜說緯以此見在靈公卒後輒立之時南子因孔子以固輒位子路以見見之似有爲輒之意而與初言欲正名相反所以不說夫子則怒而矢之謂子之如不正名必獲天誅其說甚誕史記敘此文下即云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去衛則此見明在靈公時江氏永鄉黨圖考繫此事在孔子五十七歲其非衛輒時可知至宋孫奕示兒編謂南子是南蒯欲張公室以叛季氏夫子見之與欲赴弗擾佛肸同意王應麟困學紀聞引陳氏自明說同然南蒯叛時孔子年方二十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鑿而不通宜爲伯厚所斥矣○注孔安至疑焉○正義曰皇本作孔安國曰舊以南子者邪本同釋文載集解本皆作等以爲南子者是舊爲等之譌臧氏庸拜經日記謂孔安國下不當有曰字孔安國等以爲者首舉孔以該馬鄭包周諸儒之義行道以下四句乃何氏語以道國章集解引包馬說又云義疑故兩存證之可見此按極確今依集解以訂正呂氏春秋貴因篇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釐夫人即南子淮南子泰族訓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

通其道鹽鐵論論儒篇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此皆當時所傳陋說以夫子爲詭道求仕不經之談敢於侮聖矣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注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

注庸常至適今○正義曰說文庸用也凡事所可常用故庸又爲常洪氏震煊中庸說鄭君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注君子中庸云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二說相輔而成證諸喪服四制之篇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不得過不及謂之中所常行謂之庸常行者即常用是也故讚舜之大智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用中即中庸之義是也古訓以庸爲常非不常之謂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鄭君亦注云庸猶常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謹也證諸易文言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九家注云庸常也謂言常以信行常以謹荀子不苟篇曰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楊倞注云庸常也謂言常信行常慎故下

文反之曰言無常信行無常貞惟利所在無所不傾者是則可謂小人矣此皆以常訓庸者也爾雅釋詁曰典彝法則刑範矩庸恒律戛職秩常也書篇或以典名或以範名禮篇或以法名或以庸名其義一也案執中始於堯之咨舜舜亦以命禹其後湯執中立賢無方至周官大司樂以中和祇庸孝友為六德知用中之道百王所同矣夫子言中庸之旨多著易傳所謂中行行即庸也所謂時即時中也時中則能和和乃為人所可常行故有子言禮之用和為貴而子思作中庸益發明其說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明中庸之為德皆人所可常用而極其功能至於位育益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所謂成己以成物者如此故夫子贊為至德周官師氏一曰至德鄭注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宏者也下引論語此文覆燾持載至德也惟舜在位能用中於民民皆化之顏子未得位但能擇中庸得善勿失而無所用於民所謂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者也世之衰也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民無所取法賢知之所過愚不肖之所不及皆無所裁度以適於道又甚則無所忌憚如小人之

之反中庸故曰民鮮久矣云非適今者適祇也中庸篇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鄭注鮮罕也言中庸爲道至美顧人罕能久行鄭意謂當時民亦能行但不能久行義遜此注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注〕孔曰君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

正義曰皇本如有作如能衆下有者字何事於仁事猶爲也見禮樂記注言博施濟衆何爲於仁言之明非仁者所能矣毛氏奇齡改錯曰鄉飲酒義曰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産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假者大也養而大之仁也則內聖外王以總以仁及萬物爲言禮所云天子之立也嚮仁而左聖以此是也然則仁與聖皆推心之恕以長養萬物淺深一體祇春爲生之本而夏爲養之本養祇遂生而春爲貪生之原長養不窮故聖進於仁案仁訓愛聖訓通並見說文爲最初之誼通之爲言無礙滯也無阻礙也是故道乎天地陰陽柔剛之道而後可以事天祭地通乎人仁義之道而後可以成己以成物若

我於理義有未能明曉我於人有未能格被是即我之疑滯阻礙而有所不通矣如此者以之自治則行事乖戾以之治人則多所拂逆桀紂盜跖之行無惡不作然推究其失祇是不通已極耳是故天地交爲泰天地不交爲否泰者通也治象也否者不通也亂象也通與不通天下之治亂繫之也博施濟衆無一人不遂其欲以我性情通於人使人無乎不通故夫子以爲聖以爲堯舜猶病聖仁本用原同故己達達人達亦爲通特聖爲成德之名仁則尚在指暨時言仁道大成方可稱聖故夫子視聖爲最難而但言仁又以仁亦難及而先言恕○注君子能至其難○正義曰言廣施者博訓廣也廣施恩惠言君無私德不能徧及也禮運言大同之治云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此則可言博施矣爾雅釋言濟渡也濟成也濟益也三訓此文皆通注以濟訓爲言濟於患難若禹治水益焚山澤之類堯舜者唐虞二帝名當時有洚水民苦昏墊艱食鮮食是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其難也廣雅釋詁病難也亦據引申以成義夫

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

方也已注孔曰更爲子貢說仁者之行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己皆恕己所欲而施之於人正義曰阮氏元論仁篇孔子論人以聖爲第一仁即次之仁固甚難能矣聖仁孔子皆謙不敢當子貢視仁過高誤入聖域故孔子分別聖字將仁字論之曰所謂仁者己之身欲立則亦立人己之身欲達則亦達人即如己欲立孝道亦必使人立孝道所謂不匱錫類也己欲達德行亦必使人達德行所謂愛人以德也又曰爲之不厭己立己達也誨人不倦立人達人也立者如三十而立之立達者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之達案立謂身能立道也達謂道可行諸人也○注更爲至於人○正義曰鄭注云方猶道也此孔所本說文恕仁也如己之心以推諸人此求仁之道故恕亦訓仁恕仁本一理子貢未能至恕故夫子以爲非爾所及他日問終身行之又告以恕皆此教也孟子云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即此近取譬之義譬者喻也以己爲喻故曰近大學言君子絜矩之道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矩者法也即此所云譬也絜者結也挈也即此所云

取也

定遠凌先甲校刊

論語正義卷八

寶應劉寶楠學

述而第七　集解

凡三十八章 正義曰釋文云舊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所云舊當謂六朝舊本所多一章疑分子路問三軍爲一章也釋文又云子於是日以下舊別爲章今宜合前章亡而爲有以下舊爲別章今宜與前章合陸云宜合但論其理實未嘗合爲併也若已合併則爲三十六章盧氏文弨釋文攷證以舊三十九章爲釋文本今三十八章爲朱子本則誤解陸氏原文爲後人校語也翟氏灝考異議陸氏宜合者兩條總題但減其一以爲失於點對則是舊爲四十章不合言三十九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注】包曰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 正義曰說文云述循也作起也述是循舊

作是創始禮中庸記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議
禮制度考文皆作者之事然必天子乃得爲之故中庸又
云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
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注
今孔子謂其時明孔子無位不敢作禮樂而但可述之也
漢書儒林傳周道旣衰壞於幽厲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
興究觀古今之篇籍於是敘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
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
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蓋晩而好易讀之韋
編三絕而爲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敎故曰述
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言夫子所述六藝事也故中庸云仲
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憲法也章明也堯舜文武其政道
皆布在方策所謂古也下章云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多聞多見皆所學於古者故又言好古敏以求之也若然
孟子云孔子作春秋春秋是述亦言作者散文通稱如周
公作常棣召公述之亦曰作常棣矣信者知之明不信必
不能好故言篤信好學也竊者廣雅釋詁云私也夫子謙
言不敢顯言老彭故言私比也老彭殷大夫夫子亦殷人
故加我以親之○注老彭殷賢大夫○正義曰大戴禮虞

戢德云昔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
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漢書古今人表列
老彭於仲虺下仲虺卽仲傀是老彭爲殷初人包氏此注
當卽本戴記也鄭注云老老聃彭彭祖老聃周之太史以
老彭爲二人與包義異漢書敘傳若允彭而偕老兮師古
注謂彭祖老聃此老彭爲二人也鄭語彭姓彭祖爲祝融
之後滅於商楚辭天問彭鏗尠雉帝何彭王遂注謂彭祖
以雉羮進堯而堯饗之也史記五帝紀饗皐陶契后稷伯
夷夔龍偓諡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則禹祖是堯臣也史
記老子韓非列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
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馬貞索隱曰
按藏室史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耆傳老子爲杜下史蓋
卸藏室之杜下因以爲官名則老子是周史也旣老子是
史官意彭祖在堯時亦是史官故夫子欲竊比此二人矣
莊子音義引世本云彭祖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
爲杜下史以彭祖爲商人與鄭語及五帝紀不合至人周
爲杜下史則以彭祖爲數百歲人並恐傳閭之誤高誘注
呂氏春秋情欲諸篇以老彭彭祖爲一人邢昺疏論語謂
彭祖於堯時封彭城又云卽老子也以老彭彭祖老聃爲
一人說與包鄭又異九未是也老子列傳云孔子適周將

問禮於老子又云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又云李耳無爲自化淸靜自正漢書藝文志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淸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嗛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樂兼弃仁義曰獨任淸虛可以爲治案老子之學源出黃帝故漢人多以黃老並言宋氏翔鳳發微云老子曰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無爲而有事不言而有教非居敬而何又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一者誠也誠爲敬故抱一卽居敬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卽軍旅之事末之學也又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又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卽修己以安百姓非獨任淸虛者之所及也其書二篇屢稱聖人卽述而不作也又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此信而好古也又曰象帝之先又曰大上下知有之曰帝之先曰大上此推乎古而益遠者也又云論語不曰彭

老而曰老彭者以老子有親炙之義且尊周史也至三朝記稱商老彭者以老子雖生周代而所傳之學則歸藏之學故歸之於商尤信而好古之明徵也案朱君發明老子之學是也其以彭祖爲殷人則沿世本之誤而以三朝記老彭爲二人亦是彊經就我其他謂孔子贊易多取於歸藏小戴所錄七十子之記皆爲殷禮則顯然違異今皆刪佚不敢著之以誤來學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注】鄭曰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

正義曰默者王逸楚辭惜賢注云寂也識者記也詩書禮樂士之正業皆須諷誦若博學無方旣非家有其書則惟宜默識之也下篇云多見而識之亦謂默識也厭說文作猒飽也引申之訓足訓棄夫子自彊不息日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故能不厭於學也倦說文作券勞也廣雅釋詁券勞也止也何有於我言二者之外我無所有也下篇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孟子公孫丑篇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敎不倦

也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知夫子既聖矣觀彼文則學不厭教不倦乃夫子所自任何有於我乃辭聖仁不敢居之也下篇出則事公卿章何有於我義同○注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正義曰注有謂文當以行字句絕字重衍鄭謂他人無是行夫子乃獨有之與上篇爲國乎何有於從政乎何有何有皆爲不難之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注孔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爲憂

正義曰說文云修飾也廣雅釋詁修治也五常之德人所固有當時修治之則德日新大學記所云明明德是也學之不講者汪氏中述學云講習也習肄也古之爲教也以四術書則讀之禮樂同物誦之歌之弦之舞之揖讓周旋是以行禮故其習之也恒與人共之學而時習之有朋自遠方來所謂君子以朋友講習也學人習之其師則從而告之記曰小學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曰學曰贊曰詔必皆有言故於文講從言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魯諸儒講禮鄉飲大射于孔子家皆講學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孔子憂學

之不講徙說文云遂也此常訓下篇云徙義崇德也荀子大畧篇君子之學如蛻蟠然遷之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顏色出辭氣效無留善亦言君子能徙義也易象傳風雷謚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二者貴能力行故有取於風雷否則習爲不善而不復進於德矣故夫子深憂之也汪氏中經義知新記講字古音嫌修講一韻徙改一韻皇本修作脩又每句下皆有也字○注夫子常以此四者爲憂○正義曰北堂書鈔藝文部四引鄭此注云夫子常以爲憂也此孔所襲四者是夫子講人之語而云吾憂者正恐敎術或疎致有斯失故引爲己責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注）馬曰申申夭夭和舒之貌

正義曰釋文云燕鄭本作宴案後漢仇覽傳引亦作宴說文宴安也宴本字燕鳥名蓋叚借也禮記有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二篇鄭目錄云退朝而處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閒居此皇疏亦云燕居者退朝而居也○注申申夭夭和舒之貌○正義曰皇疏引詩云桃之夭夭卽美舒義夭月出舒夭紹兮亦以夭紹爲舒之姿也廣雅釋訓妖妖申申容也妖與夭同胡氏紹勳拾義漢書萬石君傳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注云申申整勑之貌此經記

者先言申申後言天天猶鄉黨先言踧踖後言與與也申申言其敬天天言其和馬注申申亦訓和舒失之矣案胡說是也漢安世房中歌敕身齊戒施教申申說文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從臼自持也是申有約束之義申申如者所謂望之儼然天天如者所謂卽之也溫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注孔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正義曰呂覽去宥篇人之老也形謚衰高誘注衰肌膚消也說文㝱寐而有覺也今省作夢夫子日有孳孳不知老之將至至是血氣志謚衰力極罷頓無復從前之精專故有此歎呂氏春秋博志篇蓋聞孔子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爲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案周公成文武之德致治太平制禮作樂魯是周公之後故周禮盡在魯夫子言舍魯何適又屢言從周故綴周之禮其修春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與周公制作之意同也舊讀以吾衰也久矣爲句見翟氏灝考異所引呂覽不苟注張

載正蒙楊時賚吾院記今讀或以久矣屬下句皇本公下有也字釋文云本或無復字非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注）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游

正義曰此夫子誨弟子進德修業之法道者明明德親民大學之道也德者少儀云士依於德鄭注德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此本周官師氏之文鄭彼注云至德中和之德覆肅持載含宏者也敏德仁義順時者也孝德尊祖愛親三德所以敎國子故鄭注少儀依用之論語此文義當同也言據者據猶守也中肅言顏子擇乎中肅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據德矣依仁猶言親仁謂於仁人當依倚之也游者學記云不興其藝不能樂學又云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鄭注興之言喜也歆也游謂閒暇無事於之游然則游者不迫遽之意少儀言士游於藝鄭彼注云藝六藝也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亦本周官保氏彼注云五禮吉凶賓軍嘉

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唐石經游作遊○注志慕至曰游○正義曰說文云據杖持也以依倚也並常訓道不可體德有成形皆清虛之論不可以解此文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周公自稱多藝夫子言藝能從政而以爲不足據依亦異乎吾所聞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注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修以上則皆教誨之

正義曰修與脩同謂以脩爲摯見其師也周官膳夫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鄭注薄析曰脯棰之而施薑桂曰鍜脩釋名釋飲食脯又曰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也曲禮云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鄭注屈中曰朐此弟子行束脩於其師亦當如置脯脩之法左朐右末贄之稱束者少儀疏云束脩十脡脯也以非一脡故須束之孔氏廣森經學卮言禮薦脯五膱凡作脯之法皆以條肉中屈之五膱則爲朐者五爲脡者十故謂之束取其與束帛十端而五匹者同義北史儒林傳馮偉門徒

束脩一毫不受隋書劉炫傳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然
齒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是束脩爲摯禮李賢
後漢延篤傳注束脩謂束帶脩飾鄭注論語曰束脩謂年
十五以上也李引鄭注所以廣異鄭人年十六爲成人十
五以上可以行摯見師故舉其所義之摯以表其年若然
則十五以下末能行摯故曲禮云行子委摯而退委摯者
委於地也後漢伏湛傳杜詩薦湛童湛自行束脩訖無毁
玷隸釋謁者鼎君墓表惟君束脩曰知幽州剌史朱寵碑
仁義成於束脩孝弟根其本性隸仁金蔡碑束脩聰皆以
束脩表年與鄭義同若後漢和帝積束修艮吏鄧后紀故
能束修不觿羅綱鄭均傳束修安紀蔡儉節整馮行傳圭
潔其行束修其心劉般傳束修至貧胡廣傳使束修守善
有所勸仰王龔傳束修勵節皆以行束修飾爲義而其字
與脩逅用後之儒者移以解論語約文且舉李賢束帶修
飾之語以爲鄭義亦然是誣鄭矣此闕黨童子則使將命
互鄉童子與其潔己並是夫子教至之廣雖未行束脩亦
誨之矣鄭注云誨魯讀爲悔字今思古包氏慎言淄故鋒
案爲論則束修不謂脯脡易曰悔從者言乎其小疵也又
曰震无咎者存乎悔聖人戒慎恐吝省察維嚴故時覺其
有悔自行束修以上謂自知謹飭砥礪而學曰以漸進也

恐人以東修卽可無悔故言未嘗無悔以曉之案魯論義不箸包說但以意測易繫辭傳慢藏誨盜釋文引虞作悔二字同音段借疑魯論義與古同段悔字爲之鄭以古論義明故定從誨也。注言人能奉禮。正義曰注義不明書秦誓正義引孔此注云束帶脩飾當是此注脫文其義卽李賢所本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注）鄭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啟發爲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

正義曰說文云啟教也從攴启聲下引此文又隅陬也淮南原道訓經營四隅高誘注隅猶方也一隅三隅合爲四隅故舉一隅則可知三隅以隅反者反而思之也荀子大畧篇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是其義也劉氏逢祿述何篇聖人之言皆舉一隅而俟人之以三隅反故文約而旨無窮董子說春秋云不能察寂若無深察之無物不在謂不書多於書也皇

本高麗本鼂公武據蜀石經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文選西京賦注引同皇本則下有吾字

○注孔子至教之

○正義曰方言憤盈也說文憤懣也二訓義同人於學有所不知不明而仰而思之則必興其志氣作其精神故其心憤憤然也下篇夫子言發憤忘食謂憤於心也文選嘯賦注引字書曰悱心誦也誦疑作痛方言非怒悵也非與悱同廣雅釋詁作悲說文無悱字新附據鄭注補或疑悱卽說文悲字當得之玉篇悱口悱悱此本鄭訓學記曰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注云使之悱悱憤憤然後啟發也記又云力不能問然後語之力不能問故口悱悱也當心憤憤口悱悱時已是用力於思而未得其義乃後啟發爲說之使人知思之宜深不敢不專心致志也孟子盡心下云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引者引其緒也又學記云故君子之教喻也開而弗達開而弗達則思注云開謂開發事端但爲學者開發大義而已亦不事事使之通達也並此舉一隅之義也不復重教之者言教之既不深思則不復重教之學記所謂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易蒙彖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鄭注弟子初問則告之以事義不思其三隅相況以反解而筮者此勤師而功寡學者之災也瀆筮則不復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利義而幹事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注）喪者哀慼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 正義曰檀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注助哀戚也毛氏奇齡稽求篇謂檀弓所記卽夫子事皇本連下章而以此注繫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注）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於禮容 正義曰說文云哭哀聲也歌詠也毛詩園有桃傳曲合樂曰歌謂人聲與樂齊作也何休公羊注引魯詩傳大夫士日琴瑟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注故謂災患喪病此弔人之喪既以情親哀哭之故一日之內亦不得歌也曲禮哭日不歌檀弓弔於人是日不樂毛氏奇齡稽求篇謂檀弓卽指夫子此事是也鄭注檀弓云君子哀樂不同日又鄭志答臨碩云謂一日之中既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為哀樂之心無常言人既以哀事哭則竟一日當常有哀心也此惟弔哭在前則然若已歌而後聞他人之喪則弔哭正禮所宜矣皇本日下有也字論衡感類篇引亦有也字釋文云舊以為別章今宜合前章○注一日至禮容○正義曰皇本此注脫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注孔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同正義曰新語愼微篇引此文說之云言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是行藏皆指道言孟子謂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又云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卽此義案下篇夫子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明人出處之正法若此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但言用之舍之不復計及中有道無道者正是維世之意欲易無道爲有道也此惟時中之聖能之孟子稱孔子可以仕則仕謂用之卽可以仕也可以止則止謂舍之卽可以止也顏子合符聖德故夫子言我與爾有是矣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注孔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爲已勇至於夫子爲三軍將亦當誰與已同故發此問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正義

曰好謀者好猶善也左襄四年傳咨難爲謀說文慮難曰謀戴氏望論語注云王者師行以全取勝不以輕敵爲上傳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案逸周書武紀解謀有不足者三仁廢則文謀不足武廢則勇謀不足備廢則事謀不足是行軍當用謀也焦氏循補疏好謀而成成猶定也定卽決也三國志郭嘉傳袁公多端寡要好謀無決無決卽是無成好謀而成卽是好謀而能決也釋文馮亦作憑皇本同○注大國至徒涉○正義曰夏官序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是大國三軍也夫子爲三軍將卽命卿矣子路有治賦之才故問夫子行軍將誰與冀已有所能以自見也暴虎徒搏馮河徒涉並爾雅釋訓文郭注徒搏云空手執也徒涉云無舟楫說文溯無舟渡河也玉篇徒涉曰溯今經典作馮皆溯之段借馮說文訓馬行疾別一義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注】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

我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注孔曰所好者古人之道

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引富貴如可求此出古論以富貴連文而與如義通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周官太宰祿以馭其富三代以上未有不仕而能富者故官愈尊則祿愈厚求富卽干祿也富而可求謂其時可仕則出而求祿孔子爲委吏乘田其職與執鞭之仕同也不可求爲時不可仕孔子世家言定公五年陽虎囚季桓子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此孔子不仕謂不可求修詩書禮樂爲從吾所好孔子自述出處之際故以兩吾字明之案宋說與古論義合說苑立節篇引此文說之云故阨窮而不憫勞辱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勞辱謂執鞭言雖勞辱之事亦不可苟當視可求然後爲之也阨窮不憫則從吾所好也但言爲執鞭者孟子云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今此言富而可求謂時可仕兼已亦爲貧故但可爲執鞭之士也釋文鞭或作硬音吾孟反非也吾亦爲之一本無亦字之下有矣字如不可求皇本求下有者字○注富貴至爲之○正義曰鄭以富

貴連言亦古論義也修德以得富貴郎夫子言寡九寡悔
祿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之旨於道可之謂仕之道也言
已雖修德仍覗道可仕否也孟子云古求人未嘗不欲仕
也又惡不由其道郎此義也執鞭爲賤職者鞭是刑具書
鞭作官刑是也周官條狠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
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又云凡誓執
鞭以趨於前且命之注趨辟趨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車之
爲也孔子曰云云言士之賤也據序官條狠氏是下士故
稱賤
矣

子之所慎齊戰疾 注 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獨能

慎之
正義曰說文云慎謹也齊戒潔也從示齊省聲經典
齋齊二文錯見祭統云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
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
日以齊之又云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
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
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韓詩外傳八傳曰居處齊則色
妹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
者齊斯神居之並言慎齊之事也說文云戰鬪也慎戰謂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禮器云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之謂也愼疾者所以守身也金匱要畧言人有疾當愼養苦酸辛甘不遺形體有衰雖在經絡無由入其腠理卽此義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注)周曰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忽忘於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注)王曰爲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

正義曰皇本韶下有樂字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年三十五昭公奔於齊魯亂孔子適齊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云云江氏永鄉黨圖考敘此適齊爲孔子三十六歲三十七歲自齊反魯說苑修文篇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趨之趣趨之韶樂方作此相傳夫子聞韶樂之事不知肉味猶言發憤忘食也說文味滋味也圖畫計難也不圖者言韶樂之美非計度所及也釋文爲樂並如字本或作嫣音居危反非包氏愼言温故錄嫣陳姓夫子蓋知齊之將爲陳氏故聞樂而深痛太公丁公之不血食也此就釋文所載或本爲義然此句承不知肉味之下正以贊美

韶樂所以聞習之久至不知肉味也若以爲樂作嬀樂至於斯爲陳將代齊則別是感痛之義與上文不貫似非是也○注周曰至肉味○正義曰文選嘯賦注引此注爲周生或當時周與周生能識別也聞習者謂聞而習之孔子世家言孔子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學之二字卽安國故也亦卽此注所云聞習也○注爲作至此齊○正義曰爲作常訓注以此爲齊言此韶樂不意至於齊也此王誤解漢書禮樂志夫樂本情性浹肌膚而藏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犇齊陳舜之後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招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以不圖句爲美義勝此注上篇子謂韶盡美盡善又左傳吳季札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是言韶樂至美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注鄭曰爲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城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不乎子貢曰諾吾

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注）孔曰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邪以讓爲仁豈有怨乎出曰夫子不爲也（注）鄭曰父子爭國惡行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

正義曰說文云諾譍也引夷齊者借二子以正衛事也蓋輒之立及拒蒯聵是以王父命辭父命然叔齊亦是父命立之及父死不復拘執父命而讓國伯夷與衛輒之堅執王父命而辭父命者相反若伯夷則又遵守父命而終讓國不受與衛蒯聵之棄父命而爭國者相反故子貢於二子詢其人爲何如蓋欲以知夫子之爲衛君與否而兼以明蒯聵之是非耳云怨乎者言伯夷不得立叔齊或恐兄爭國不得已而讓皆不能無怨惟夷齊之讓出於親愛之誠其心無非求仁而即得仁尚何怨所怨乎公羊疏解論語此文以爲夷齊適周而周王不用其言非矣釋文吾將問之一本無將字曰古之賢人也皇本曰上有子字賢人作賢仁惠氏棟九經古義引下鄭注賢且仁以爲

古本賢仁之證不知鄭注乃檃括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
仁二句義非本作賢仁阮氏元校勘記皇本高麗本考文
引古本足利本又何怨下有乎字左傳哀三年正義史記
伯夷列傳索隱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並作又何怨乎疑
古本如此○注爲猶至不乎○正義曰詩鳧鷖福祿來爲
鄭箋爲猶助也左定四年傳言衛靈公太子蒯聵得罪君
夫人南子出奔宋哀二年夏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
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
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又經書六月乙亥晉趙
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
師圍戚此蒯聵出奔及輒立拒父始末也公羊傳晉趙鞅
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
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
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
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
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
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柰何不以父
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
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穀梁傳晉趙
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納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

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二傳所言自是衛人當日所據之義鄭依為說故此注言靈公逐蒯聵又言立孫輒也周人之法無適子者立適孫蒯聵負罪出亡已絕於衛故輒得申王父之命當時臣民安之大國助之而夫子亦且為公養之仕故冉有疑夫子為衛君也夫子於哀六年自楚反衛為衛輒四年此問當在其時○注夷齊至怨乎○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己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食之遂餓死於首陽山此即二子讓國終於餓死之事伯夷能順乎親叔齊能恭其兄孝弟皆為仁也左僖八年傳能以國讓仁孰大焉○注父子至明矣○正義曰不言蒯聵爭國而曰父子爭國是兼絕之也何休公羊解詁謂輒雖得正非義之高即引此文說之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注孔曰疏食

菜食。肱，臂也。孔子以此爲樂。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

正義曰：說文云：飯，食也。疏，粗也。粗，疏也。詩召旻：彼疏斯粺。鄭箋：疏，麤也，謂糲米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糲米與粺米校，則糲爲粗。國語：食粗衣惡，是也。稷與黍稻粱校，則稷爲粗。喪服傳：食疏食。注：疏猶麤也。是也。案論語三言疏食，皆謂糲米，亦當兼稷言之。稷，今之高粱，北方用爲常食，比粱黍爲賤也。釋文云：疏本又作蔬。皇本作蔬，因孔注致誤。說文云：枕，臥所薦首者。樂亦在其中者，言貧賤中自有樂也。呂氏春秋愼人篇：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斯其義也。不義而富且貴者，謂不以其道得富貴也。浮雲者，說文：浮，汎也。雲，山川气也。孟子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孔子不爲，故孔子自言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然，明無所動於心也。劉氏逢祿述何篇：此因上章而類記之。不義之富貴，不特蒯聵與輒也，即石曼姑之受命於靈公，皆不義也。○注：疏食，菜食。肱，臂也。○正義曰：說文無蔬字，疑古菜食之字亦作疏。禮記月令云：有能取疏食。注：菜曰疏，是也。疏爲菜之

迺名不爲粗惡孔此注誤也說文厷臂上也肱古或從肉廣雅釋親肱謂之臂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注）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

正義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彼文作假風俗通義窮通卷引論語亦作假春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以璧加魯易許田是加假通也夫子五十前得易冀以五十時學之明易廣大悉備未可遽學之也及晚年賛易既竟復述從前假我數年之言故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若是者竟事之辭言惟假年乃彬彬也世家與論語所述不在一時解者多失之姚氏配中周易學云文王也象辭君子九三言人事傳則言行言學言進脩无在非學也象曰惟以自強不息子蓋三致意焉子曰五十以學易而於每卦象傳必曰以以者學之謂也又曰學易學爲聖也非徒趨吉避凶已也有天地即有易既作易而天地之道著天下之理得聖之所以爲聖求諸易而可知矣

案學易可以無大過者易之道皆主中行主變通故學之
而可與適道可與立權也繫辭傳云是故君予居則觀其
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
不利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
者善補過也夫子聖德既學易當無小疵無過可補而云
可無大過者謙言不敢自承無過也釋文云學易如字魯
讀易爲亦今從古此出鄭注惠氏棟九經古義外黃令高
彪碑恬虛守約五十以數此從魯論亦字連下讀也案魯
讀不謂學易與世家不合故鄭從古論戴氏望論語注加
當言假假之言暇時于尚周流四方故言服我數年也五
十者天地之數大衍所從生用五用十以學易謂錯綜變
化以求之也易說曰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陽
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則象變之數若一陽
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之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
其氣之消也故大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
十五五音六律七宿由此作焉大過於消息爲十月卦變
伏陰中上下皆陰故雜卦曰大過頤也頤則陽息萬物死
聖人使陽升陰降由復出震自臨而泰爲乾生井終既濟
定六位正王度見可不遇大過之世也此以五十皆易數
亦備一義○注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正義曰易說卦

文窮理者致知格物之學盡性者成己成物之學至命則所以盡人事而達天道也

子所雅言注孔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注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

正義曰此承上章學易之言而類記之所字即指易言乃不獨易也若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此略本焦氏循補疏說不及樂者方氏觀旭偶記謂樂在詩禮之中是也○注讀先至言執○正義曰詩書皆先王典法之所在故讀之必正言其音鄭以雅訓正故僞孔本之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夫子生長於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訓典謹末學之流失又云昔周公著爾雅一篇以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劉熙釋名曰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音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上古聖人正名百物以顯法象別品類統人情壹道術名定而實辨言協而志通其後事爲踵起象數滋生積漸增加隨時遷變王者就一世之所宜而斟酌損益之以爲憲法所謂雅也然而五方之俗不能彊同或意同而言異或言同而聲異綜集謠俗釋

以雅言比物連類使相附近故曰爾雅詩之有風雅也亦然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國之音不蓋正故以風名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習史諭書名聽聲音正於王朝達於諸侯之國是謂雅言雅之爲言夏也孫卿榮學篇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又儒俗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然則雅夏古字通謹案騈枝發明鄭義至爲雍矣周室西都當以西都音爲正平王東還下同列國不能以其音正乎天下故降而稱風而西都之雅音固未盡磨也夫子凡讀易及詩書執禮皆用雅言然後辭義明達故鄭以爲義全也後世人作詩用官韻又居官臨民必說官話卽子言矣曲禮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注云爲其失事正鄭雅不諱亦雅言之一端故舉以明之禮不誦故言執者禮以行讀但此執禮是在行事時故言不誦也困學紀聞引亦夢得曰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大史葉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論語騈枝曰執猶掌也執禮謂詔相禮事文王也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諸文皆言執禮與此經同翟民

顯考異云古者學禮行禮皆有詔贊者爲之宣唱校呼使無失錯若今之贊禮官其書若今之儀注於此而不正其言恐事亦失正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注孔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答

正義曰發憤忘食者謂好學不厭發忘食也樂以忘憂者謂樂道不憂貧也不知老之將至者言忘身之老自彊不息也荀子勸學篇眞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是夫子忘老之意也孔子世家言齊景公卒之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云云他日問孔子於子路云云計夫子時年六十三四歲故稱老矣又世家其爲人也句下有學道不倦誨人不厭二句皇本至下有也字○注葉公至以答○正義曰左定五年傳葉公諸梁之弟后藏從其毋於吳哀十六年傳稱沈諸梁莊子釋文云姓沈名諸梁字子高杜預左宣三年傳注葉楚地南

陽葉縣其故城距今縣治二十里據左傳葉公是縣尹非食采之邑故鄭注禮緇衣云葉公楚縣公是也鄉飲酒禮注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士喪禮注公大國之孤四命也若然則諸侯臣得稱公故左傳有邢公棠公商成公白公此葉公亦是四命之孤非因僭稱也然高誘注呂覽察微篇淮南覽冥訓並云楚僭稱王其守邑大夫皆稱公則以公為僭稱漢儒己有是說不始於僞孔矣未知所以答者子路以己之知不足知聖人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注）鄭曰言此者勸人學正義曰敏勉也言黽勉以求之也說本朱氏彬經傳考證皇本敏下有而字○注言此者勸人學○正義曰生知者不待學而能知也夫子亦是生知特以生知為上謙不敢居且恐學者自恃聰質將懈於學故但以學知自承且以勸勉人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注）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奡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亂謂臣弒君子弒父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

教化或所不忍言正義曰不語謂不稱道之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亂言而弗殖神言弗致也卽此義○注怪怪至忍言○正義曰說文云怪異也此常訓書傳言夫子辨木石水土諸怪及防風氏骨節專車之屬皆是因人問答之非自爲語之也至日食地震山崩之類皆是災變與怪不同故春秋紀之獨詳欲以深戒人君當修德力政不諱言之矣奡盪舟憲問篇文說具彼疏烏獲見孟子告子下趙岐注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左宣十五年傳民反德爲亂亂莫大於弑父與君故舉以釋之皇疏云無益於教化者解不言怪力神三事也云或所不忍言者解不言亂事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注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正義曰三人者衆辭也行者行於道路也錢氏坫後錄左傳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與此文同義案如錢說是善與不善謂人以我爲善不善也我並彼爲三人若彼二人以我爲善我則從

之二人以我爲不善我則改之是彼二人皆爲吾師書洪範云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此之謂也皇疏引王朗曰于時道消俗薄鮮能祟賢尙勝故託斯言以厲之夫三人之行猶或有師兄四海之內何求而不應哉釋文我三人行一本無我字必得我師焉本或作必有唐石經及皇本高麗本攷文據古本足利本三上並有我字有作得與釋文本合馮氏登府異文攷證案何注刑疏並云言我三人行穀梁范注亦云我三人行至有作得史記世家亦如此○注言我至常師○正義云注似以行爲言行之行三人之行本無賢愚其有善有不善者皆隨事所見擇而從之改之非謂一人善一人不善也既從其善卽是我師於義亦可通也下篇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注）包曰桓魋宋司馬天生德者謂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

正義曰書召誥云今天其命哲是人之知愚皆天所生夫子五十知天命知已有德爲天所命故此復言天生德於子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去衛過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

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是此語爲夫子答弟子之辭世家云是歲魯定公卒爲定十五年又云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宋世家則以孔子過宋在宋景二十五年當魯哀三年陳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又以孔子至陳在湣公六年當魯定十四年傳聞異辭未知孰是○注桓魋至予何○正義曰桓魋即向魋稱桓者向是桓族也聖性者孟子以堯舜爲性之言性成自然也夫子聖性是天所授雖遭困阨無損聖德故曰吉無不利也此夫子據天道福善之理解弟子憂權之意若徵服而過則又知命所宜然矣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注】包曰二三子謂諸弟子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爲有所隱匿故解之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

正義曰學記云教人不盡其材注謂師有所隱也夫子以身教不專以言教故弟子疑有所隱也行者謂所行事也與猶示也教也下篇予欲無言章義同趙氏佑溫故錄乎爾與詩之俟我于著

乎而孟子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侯齊魯間語辭皇本作以我為隱子乎又吾無下有所字○注聖人至之心○正義曰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既不能及故夫子亦不教之所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也乃弟子則疑夫子有所隱匿故夫子復以無隱解之明我之心凡所為學無不欲與二三子其之但二三子未能幾此耳疑我為隱不亦過乎注此義亦通隱匿者爾雅釋詁隱匿微也說文隱蔽也與乙同乙匿也象迟曲隱蔽形讀若隱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注〕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正義曰文謂詩書禮樂凡傳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文之教也行謂躬行也中以盡心曰忠恒有諸己曰信人必忠信而後可致知力行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四者皆教成人之法與教弟子先行後學文不同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注〕疾世無明君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注〕孔曰難可名

之為有常正義曰大戴禮五義篇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是言聖人無所不通能成己成物也禮記哀公問篇子曰君子者人之成名也韓詩外傳言行多當未安愉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是篤厚君子朱及聖人也此聖人君子之分也善人者下篇夫子答子張言善人之道不踐迹亦不人於室入室者人聖人之室言踐迹然後入室是善人為聖人之次也有恒者有常也易象傳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非有恒無以為君子卽無由為善人故有慍為學者始基也兩加于曰者言非一時也虛者積漢五行志虛空名也盈者說文云滿也泰者易序卦傳通也亡有虛盈約泰以淺深取義李氏光地劄記說有恆是篤實之人若不篤實則虛夸虛夸之人必不能有常心而久於事易曰後恆之凶以求深也始而求深在賢者尚有進銳退速之過况其下者乎夫子有川上之歎而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為其德至實不舍書夜盈科後進也故學者始但求小德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如水之未出中而涓涓不息也終則其中未有有若無實若虛深水之既平而終不盈也惟如是是以能常德行而習教事久於其道而忽不知入於聖賢之域此夫子之思有恒意也案中庸云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

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是有恒故能闇然而日章小人是無恒故雖的然而日亡的然卽亡而爲有諸象也宋石經避諱恒作常釋文云亡如字此舊爲別章今宜與前章合案皇本正與前章合不爲別章或如盧氏文弨攷證曰謂釋文所云爲後人校語也○注疾世無明君○正義曰謂注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恒皆指當時天子諸侯言之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也○注難可名之爲有常○正義曰爾雅釋詁恒常也說文恒心之常也易象傳恒久也久常義同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注孔曰釣者一竿釣綱者爲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弋繳射也宿宿鳥正義曰御覽八百三十四引鄭注云綱謂爲大索橫流屬釣案說文綱維紘繩也考工記注綱連侯繩也皇疏云作大綱橫遮於廣水而羅列多鉤著之以取魚也卽鄭義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綱爲網譌此不解綱制欲改經字也釋文綱音剛鄭本同綱字本可不音陸氏之意亦恐人誤作綱矣物茂卿論語徵云天子諸侯爲祭及賓客則狩豈無虞人之供而躬

自爲之所以敬也狩之事大而非士所得爲故爲祭及賓客則釣弋蓋在禮所必然焉古者貴禮不貴財不欲必獲故在天子諸侯則三驅在士則不綱不射宿○注釣者至宿鳥○正義曰說文鉤鉤魚也以鉤取魚謂之釣故釣亦名鉤廣雅釋器釣鉤也是也鉤以細鐵絲爲之以繳繫於竹竿之首詩云籊籊竹竿以釣于淇是也注言一竿釣者對大綱有多鉤言之繫釣當作繫鉤文選西征賦注引此注正作鉤羅者列也言非一鉤也繳者說文繳生絲纆也鵠孔此注亦是用鄭義弋繳射者說文隿繳射飛鳥也從隹弋聲此弋即隿省周官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注矰矢弓所用也茀矢弩所用也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茀矢象焉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彼注言矰矢爲結繳於矢即此注所云繳射矣說文宿止也言鳥棲止巢中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注包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注孔曰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正義曰不知者不知其義也無所聞

見必不能作惟聞見未廣又不能擇善而從之識之斯於義違失卽爲不知而作次擇善貫下多見故刑疏云多見擇善而識之是也公羊哀十四年傳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春秋槃露楚莊王篇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此夫子修春秋證之於所聞所見者也又夫子言夏殷之禮皆能言之但以文獻不足不敢徵之此可見聖人愼審之意漢書朱雲傳贊世傳朱雲言過其實盍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謂世人傳述雲事多失實則爲不知而作作是作述解者或爲作事誤也廣雅釋詁次近也儀禮特牲饋食注次猶貳也○注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正義曰下篇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夫子自居學知故言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是次於生知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注）鄭曰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

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

正義曰說文辛部男有辠曰奴奴曰童人部僮未冠也是僮童義別今經典俱段童爲僮禮雜記注童未成人之稱學記注成童十五以上皇疏引琳公說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以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八字爲一句非經旨○注互鄉至見之○正義曰互鄉不知所在元和郡縣志謂滕縣東二十三里有合鄉故城卽互鄉顧氏祖禹方輿紀要謂在今嶧縣西北當卽滕縣東之合鄉又太平寰宇記徐州沛縣陳州項城縣北一里並有互鄉又困學紀聞引王無咎云鹿邑之外有互鄉城前代因立互鄉縣又明一統志謂在陳州商水縣方氏以智通雅謂互鄉名古廟里今在睢州諸說不同閻氏若璩釋地續云余因新舊唐書杜氏通典隨地理志鹿邑名縣始隨開皇十八年此後末見有析置互鄉事則無咎之言閻氏已深斥之地理家好牽附恐他說亦多類此矣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謂其俗鄙固不信人言也言怪孔子見之明非怪童子來見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注】孔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

惡一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注】鄭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

正義曰何休公羊注去惡就善曰進童子來見是求進故宜與之何與孟子言來者不拒意同劉氏逢祿述何云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之亦此義也唯何甚者唯語辭夫子不爲已甚故云唯何甚也潔唐宋石經並作絜說文無潔字鄉飲酒義注絜猶淸也保猶保宰之保郭璞方言注保言可保信也○注往猶去也○正義曰言從今以往也皇疏引顧歡曰往謂前日之行夫人之爲行或有始無終或先迷後得故教誨之道潔則與之往日之行非我所保也此與鄭異亦通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注】包曰仁道不遠行之卽是

正義曰此求仁得仁之旨孟子盡心云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注仁道不遠行之卽是○正義曰注以欲仁卽宜行仁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爲仁卽此義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注孔曰司敗官名陳大夫昭公魯昭公

正義曰左昭五年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公羊昭二十五年傳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云云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是魯昭本習於容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有此問鄭注云司敗人名齊大夫皇本孔子下有對字○注司敗至昭公○正義曰左文十一年傳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宣四年傳楚箴尹克黃自拘于司敗是司敗為官名子西歸死司敗與晉魏絳歸死司寇語同杜注左傳曰陳楚名司寇為司敗陳有司敗本論語此文杜與偽孔同與鄭異也昭公名稠見左襄三十一年傳周書諡法解容儀恭美曰昭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注孔曰巫馬期弟子名施相助匿非曰黨魯吳俱

姬姓禮同姓不昏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注）孔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道宏故受以爲過

正義曰夫子見陳司敗巫馬期爲介入侯於庭及夫子退期當隨行而司敗仍欲與語故揖而進之也皇疏云揖者古人欲相見前進皆先揖之於禮巫馬期當答揖此不言者畧也皇本進之作進也取作娶釋文娶本今作取說文娶取婦也從女從取取亦聲吳者國名杜注左宣十八年傳云吳國今吳郡今江蘇蘇州府治○注巫馬至孟子○正義曰巫馬者以官爲氏周官有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是也仲尼弟子列傳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漢書古今人表及呂氏春秋具備覽亦作巫馬旗此文作期者梁氏玉繩人表考云說文施旗也故齊欒施字子旗而期與旗古通左昭十三年令尹子旗楚語下作子期定四年子期呂覽高義注作子旗戰國策中期推琴史魏世家作中旗皆其證也案鄭豐施亦字子旗見左昭十六年傳注旗本字凡作期皆段借也鄭目錄云魯人家語弟子解則云陳人姬者周姓魯是周公

之後吳是泰伯之後故云俱姬姓也禮坊記篇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又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周禮同姓不昏也當稱吳姬諱曰孟子者吳姬猶齊姜宋子之比昭公知娶同姓爲非禮故諱稱吳孟子公羊十二年孟子卒傳云昭公之夫人也稱孟子諱取同姓蓋吳女也何休注昭公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深諱之據何注則吳孟子乃昭公所稱論語所云謂之者昭公謂之也禮雜記云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注云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又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注吳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畧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且字孔疏謂依春秋之例當云夫人姬氏至自吳魯諱同姓但書夫人至自吳仲尼修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故經無其事是也賈逵左傳解詁言孟子若言吳之長女也然則子是女子之稱而杜注左傳以子爲宋姓則以吳女詭稱宋女若然舊史所書應稱夫人子氏至自宋今春秋猶稱夫人至自吳則稱子不爲宋女明矣○注諱國至爲過○正義曰云諱國惡禮也

者，左僖元年傳文。公羊隱二年傳：無駭率師入極，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白虎通諫諍篇：所以爲君隱惡何？君至尊，故設輔弼，置諫官，本不當有遺失，然則君有過惡，亦人臣之責。昭公時孔子本未仕，既未得諫，而爲君諱，故注以爲道宏也。坊記：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此夫子言有過之是稱已，同於爲臣之義。皇疏云：若使司敗無譏，則千載之後，遂承信我言，用昭公所行爲知禮，則禮亂之事從我而始。今得司敗見非，而我受以爲過，則後人不謗。故我所以爲幸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注 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之。

正義曰：孫氏奇逢四書近指：聲比於琴瑟謂之歌。史記云：詩三百篇，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如孫此說，是與人歌爲敎弟子樂也，合韶武雅頌，則善矣。說文：咊，相應也。今作和，偏夯移易。子與人歌，謂夫子倡，使人和之也。反之者，冀其善益嫺熟，故使人倡，乃後和之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注 孔曰：莫，無

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身爲君子已未能也

正義曰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楊愼丹鉛錄引晉欒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爲文莫又方言曰侔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案說文忞強也慔勉也文莫即忞慔叚借字也廣雅亦云文強也黽勉密勿顯沒文莫皆一聲之轉文莫行仁義也躬行君子由仁義行也謹案淮南子繆稱訓猶未之莫與高誘注莫勉之也亦是借莫爲慎夫子謙不敢居安行而以勉強而行自承猶之言學不敢居生知而以學知自承也胡氏紹勳拾義以莫訓定屬下吾猶人也爲句引詩求民之莫爲據於義亦通蓋夫子言爲學可以及人至躬行則未能矣又一說以莫爲其字古文相近之誤嫌易經字所不敢從皇本得下有也字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注孔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

子不能學也注馬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況仁聖乎正義曰爲之謂爲學也孟子公孫丑篇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與此章義相發鄭注云魯讀正爲誠今從古胡氏紹勳拾義爾當作尒說文云尒詞之必然也經傳尒字後人皆改作爾廣雅釋詁訓云爲有正此經確詁云爾即有此之詞若孟子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趙注以爲絕語之辭爾當讀如字與論語異薄乎云爾亦然○注正如至聖乎○正義曰學不厭教不倦即是仁聖注義非是

子疾病子路請禱注包曰禱禱請於鬼神子曰有諸注周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注孔曰子路失指誄禱篇名子曰丘之禱久矣注孔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正義曰釋文云子疾一本

云子疾病鄭本無病字阮氏元校勘記案集解於子罕篇
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吳氏嘉賓論語說父兄病而子弟
禱此不當使病者知也周公之冊祝自以爲功雖祝史皆
命之使勿敢言況請之乎子路之請禱欲聖人之致齊以
取必於鬼神也翟氏灝考異說文讄禱也累功德以求福
論語云謂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從言槩省聲重文讄或不
省又誄謚也從言耒聲此論語所引自有一書名讄與誄
異訓然經典不妨叚借用之故周禮大祝作六辭其六曰
誄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春秋傳孔子卒哀
公誄之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疏曰生
人有疾亦累列其德而爲辭故引論語文以相續又小宗
伯禱祠於上下神亓注引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是知誄
謂通也據翟說是論語義當作讄禱通作誄當是古魯文異
禱爾者爾是語辭漢書郊祀志孝武皇帝始建上下之祀
顏師古注上下謂天地天神曰神地神曰祇說文祇地祇
提出萬物者也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九引舊注云誄大神
之辭也困學紀聞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
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食飲若祭吾卜
之久矣子路請禱可以參觀皇本亡之禱久矣禱下有之
字○注禱禱請於鬼神○正義曰請者請福也鄭注云禱

謝過於鬼神謂謝過以求福也○注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正義曰夫子問己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否意以子路或有因而請禱也此正夫子戰戰兢兢常若不足之意鄭注云觀子路曉禱禮否又一義○注子路失指誄禱篇名○正義曰指與旨同子路疑夫子問古有此禮否故引誄篇之辭以對爲失夫子本旨也○誄禱當讀斷與說文謂禱訓同○注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正義曰鄭注云孔子自知無過可謝明素恭肅於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僞孔此注當畧本之論衡感虛篇亦云聖人修身正行素禱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日禱久矣案夫子平時心存兢業故恭肅於鬼神自知可無大過不待有疾然後禱也言此者所以止子路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注孔曰俱失之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則不及禮固陋也正義曰說文愻順也引書五品不愻今通作遜或省作孫○注俱失至及禮○正義曰禮貴得中奢則過禮而有僭上之失儉但不及乎禮無他失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注鄭曰坦蕩蕩寬廣貌長戚

戚多憂懼注坦蕩至憂懼○正義曰說文云坦安也君子居易侯命無人而不自得故心體常安下篇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與此寬廣訓同釋文引注更云魯讀坦蕩為坦湯今從古案詩宛丘子之湯兮毛傳湯蕩也王逸楚辭章句引作蕩二字音義本同故鄭仍從古皇疏引江熙曰君子坦爾夷任蕩然無私小人馳說於榮利耽介於得失故長為愁府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正義曰釋文云一本作子曰皇本作君子案此章說孔子德行依此文為是阮氏元校勘記案今皇本仍與今本同不作君子疑有脫誤觀後子張篇君子有三變章義疏云所以前卷云君子溫而厲是也則皇本此處當脫一君字案皇以君子即孔子文選冊魏公九錫文注引論語鄭注云厲嚴整也當即此文之注後漢崔駰傳注厲謂威容嚴整文厲一本作例案烈山亦作厲山疑一本用叚借也皇本威不猛無而字似誤脫說文猛健犬也引申為剛烈之義凡人生質皆由受天地五行之氣剛柔厚薄各各不同故惟備中和為難也書皋陶謨言九德之事云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

鄭注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卽此義也恭而安者恭而有禮故安也

永定張惟康校刋